目录

[《洛陽伽藍記》 2](#_Toc74036073)

[序 3](#_Toc74036074)

[敘例 4](#_Toc74036075)

[洛陽伽藍記序 6](#_Toc74036076)

[洛陽伽藍記卷第一 ◎城內 9](#_Toc74036077)

[永寧寺 9](#_Toc74036078)

[瑤光寺 12](#_Toc74036079)

[昭儀尼寺 13](#_Toc74036080)

[修梵寺 14](#_Toc74036081)

[景林寺 14](#_Toc74036082)

[洛陽伽藍記卷第二 ◎城東 16](#_Toc74036083)

[明懸尼寺 16](#_Toc74036084)

[龍華寺 16](#_Toc74036085)

[瓔珞寺 16](#_Toc74036086)

[宗聖寺 16](#_Toc74036087)

[崇真寺 17](#_Toc74036088)

[魏昌尼寺 17](#_Toc74036089)

[景興尼寺 17](#_Toc74036090)

[莊嚴寺 18](#_Toc74036091)

[秦太上君寺 18](#_Toc74036092)

[正始寺 19](#_Toc74036093)

[平等寺 20](#_Toc74036094)

[景寧寺 21](#_Toc74036095)

[洛陽伽藍記卷第三 ◎城南 23](#_Toc74036096)

[景明寺 23](#_Toc74036097)

[大統寺 23](#_Toc74036098)

[報德寺 24](#_Toc74036099)

[正覺寺 24](#_Toc74036100)

[龍華寺 25](#_Toc74036101)

[菩提寺 26](#_Toc74036102)

[高陽王寺 27](#_Toc74036103)

[崇虛寺 27](#_Toc74036104)

[洛陽伽藍記卷第四 ◎城西 28](#_Toc74036105)

[衝覺寺 28](#_Toc74036106)

[宣忠寺 28](#_Toc74036107)

[宣忠寺 東王典御寺 29](#_Toc74036108)

[白馬寺 29](#_Toc74036109)

[寶光寺 29](#_Toc74036110)

[法雲寺 29](#_Toc74036111)

[開善寺 31](#_Toc74036112)

[追先寺 32](#_Toc74036113)

[融覺寺 32](#_Toc74036114)

[大覺寺 32](#_Toc74036115)

[永明寺 33](#_Toc74036116)

[洛陽伽藍記卷第五 ◎城北 34](#_Toc74036117)

[禪虛寺 34](#_Toc74036118)

[凝圓寺 34](#_Toc74036119)

[宋雲惠生俱使西域 34](#_Toc74036120)

[京師建制及郭外諸寺 39](#_Toc74036121)

# 《洛陽伽藍記》

（王維摩據周祖謨校釋本整理）

中華書局，1963年版

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

## 序

洛陽伽藍記爲北魏時流傳至今的一部名著，雖然以記洛陽的佛寺爲題，可是實際上所着記述的是當時的政治、人物、風俗以及傳聞的故事等等。因此這部書不僅使我們瞭解到北魏洛陽都城的建制、佛寺的建築和歷史的古蹟，同時使我們知道了許多的歷史事實。如所述宣武帝以後朝廷的變亂，諸王的廢立，權臣的專橫，閹宦的恣肆，以及文人學者的事蹟，四方人物的往來，佛教在民間的影響，外國沙門的活動，其中有些可以與魏書、北史相證，有些可以補正史之闕略。尤其是卷五所載宋雲、惠生使西域一節，與晉法顯行傳及唐玄奘大唐西域記同爲研究古代中亞地理歷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極寶貴的史料。所以這部書的價值很高。作者楊衒之不但熟悉當時的掌故，而且長於著述，敘事簡括，文筆雋秀，足與酈道元水經注媲美。既是地理書，又是一部史書，並且是一部極好的文學著作。

楊衒之，史書無傳，其事蹟略見於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六王臣滯惑篇。道宣稱衒之爲北平人，元魏末爲祕書監，「見寺宇壯麗，損費金碧，王公相競侵漁百姓，乃撰《洛陽伽藍記》，言不恤衆庶也。」這幾句話已經把作者著書的要旨指出來了。例如書中疾刺胡太后立永寧寺之營建過度，諷刺王公窮奢極欲，貪斂無已，官吏曲理枉法，劫奪民財，以造僧寺，以及揭舉沙門之講經造像，欲得他人之財物等，都充分表現了作者對當時統治者與僧徒之所爲深切不滿。北魏是佛法極盛的時期，而僧尼佛寺之猥濫亦爲前所未有。魏書釋老志說：在正光元年以後，僧尼有二百萬之多，佛寺有三萬餘所。其蕪雜冗濫可知。單以洛陽城外而論，就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侵佔民居達三分之一以上，而營建之時所耗所人力物力更是難以計算了。北魏政治的腐敗已達到極點。到孝靜帝爲高歡所迫遷都以後，洛陽這些寺宇大半爲兵火所毀。衒之於武定五年（公元五四七）重經洛陽時，不禁有黍離麥秀之感，因此藉記伽藍以陳述史實。其中除了一部分近似小說以寓諷刺者外，大部分都是真是的記載。所以前代的歷史家（如司馬光、胡三省）對這部書都很重視。

這部書流傳至今已經有一千四百多年了，但始終缺乏一個善本。現在流行的幾種刻本都有錯字脫文，必須參校各本才能讀得下來。根據劉知幾《史通》所說，我們知道原書本有正文、子注之分，現在的刻本都連寫在一起，不貫通全書文例，很不容易分辨。前人在校勘和分析正文與子注方面已經做了不少的工作，可是除利用《法苑珠林》、《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幾種資料外，還有許多極重要的材料未能利用。如《歷代三寶記》、《續高僧傳》、《大唐內典錄》、《酉陽雜俎》、《紺珠集》、《類說》、《元河南志》以及《永樂大典》等皆是。在分析正文子注一方面，前人又把正文分得過於簡略，與唐韋述《兩京記》

著 者   
一九五六年一月於北京大學

## 敘例

|  |  |
| --- | --- |
| 1、 | 洛陽伽藍記之刻本至多，有明刻本及清刻本。明刻本主要有三種：一、如隱堂本，二、吳琯所刻古今逸史本，三、毛氏汲古閣所刻津逮祕書本。如隱堂不知何人所雕，刻板似出於嘉靖間；趙萬里先生謂：「此書蓋爲長洲人陸採所刻。範氏天一閣藏書中有采所著天池山人小藁，內有如隱草堂之名，此伽藍記之板刻字樣正類蘇州刻本，故疑爲陸採所雕。」案如隱草堂四字見小藁壬辰藁卷末。採爲嘉靖進士陸粲之弟，從都穆學古文詞，於文喜六代，爲諸生累試不第。詳馮桂芬蘇州府志卷八十六。逸史本則爲萬曆間所刻也。二者來源不同，文字有異。津逮本刊於崇禎間，據毛斧季言，原從如隱本出，而有改竄。蓋據逸史本校改者。至於清代刻本，則有四種：一、乾隆間王謨輯校之漢魏叢書本，二、嘉慶間張海鵬所刊學津討原本，三、嘉慶吳自忠真意堂叢書活字本，四、道光吳若準洛陽伽藍記集證本。考漢魏本乃出自逸史本，學津本即據津逮本翻刻，而小有更易。真意堂本，則又參取津逮漢魏兩本以成者。至於吳氏集證本，雖雲出自如隱，然亦略有刪改。凡別本有異者，均於集證中詳之。綜是而言，伽藍記之傳本雖多，惟如隱堂本及古今逸史本爲古。後此傳刻伽藍記者，皆不出此兩本。故二者殆爲後日一切刻本之祖本也。校伽藍記，自當以此二者爲主。如振裘挈領，餘皆怡然理順。苟侈陳衆本，而不得其要，則覽者瞀亂，勞而少功矣。 |
| 2、 | 如隱堂本，今日易見者，爲董康及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本。至於原刊本，殊不易購。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李木齋書中有之，無清人藏書印記。餘所據者爲董本。昔毛斧季雲：「如隱堂本內多缺字，第二卷中脫三紙，好事者傳寫補入，人各不同。」案董本卷二闕四、九、十八三板，與毛氏所言一致。董雲：「從吳氏真意堂本補此三頁。」案真意堂本，第九頁「受業沙門亦有千數」下，有「趙逸雲暉文裏是晉馬道里」十一字，董本此語乃在前「高門洞開」下，津逮本同，由是可知董本所補者，亦非盡據真意堂也。而四部叢刊及李氏舊藏之原刻本亦闕此三頁，其所鈔補，又均與董本無異，如出一轍，殊不可解。 |
| 3、 | 明永樂大典中有引及伽藍記者，見於卷七三二八陽韻郎字下者一條，卷一三八二二至一三八二四真韻寺字者三十三條，合之約當楊書五分之三。可謂富矣！案大典雖爲明人所修，而所取之書，殆皆宋元相傳之舊本。然則其中所引，不啻爲明以前之一古本也。又繆荃孫所刻之元河南志，其卷三所記後魏城闕市裏之文，一望而知出於伽藍記。繆謂原書蓋襲宋敏求知舊志。宋敏求書見宋史藝文志，凡二十卷。果爾，則所錄者又爲北宋本矣。此二者前人均未道及，故特表而出之，使覽者知校勘伽藍記，除採取諸刻本外，尚有此重要之資據在焉。觀其內容，河南志之文最古，大典所引多與逸史本相同。由是益可知逸史本與如隱堂本不同，自有其來源。 |
| 4、 | 伽藍記之有校本，自吳氏集證始。然簡略且有訛繆，未爲精善。近乃有二本校本：一爲大正藏卷五十一所收之校本，原書據如隱堂本排印，而參校衆本，列其異同於下。惟不及古今逸史本及真意堂本。一爲張宗祥先生之合校本。此書不以一本爲主，但合校各本，擇其長者而取之。凡有異同，皆備記其下，而不加斷語，足以見其審慎。然撮錄之時頗有訛奪。如卷一胡統寺條脫「其資養緇流從無比也」九字。今之校本，以如隱堂本爲主，而參用古今逸史本，校其同異，定其是非。凡義可兩通者，注曰「逸史本作某」。逸史本誤，槩從如隱本。如隱本誤字較多，皆取逸史本校正。原書俱在，可覆案也。至於津逮漢魏以下各本，亦均在校讎之列。如有可採，必擇善而從。若津逮同於如隱本，漢魏同於逸史本，正其淵源作自，不復言之，以免淆亂。斯所謂振裘挈領也。若津逮不同於如隱，學津又不同於津逮，蓋據逸史本或漢魏本而改，故亦不備舉。或出一二，以見其源流而已。夫校書之事，最忌臆斷，苟有真知灼見，又不可全無是非。今所校改，皆舉其證。間有依文例或上下文意而確知有脫誤者，則以意訂正，並陳明其故，惟學者斟酌之。凡依文例增加之字，字外均以[ ]爲識。 |
| 5、 | 唐劉知幾《史通·補註篇》雲：「亦有躬爲史臣，手自刊補，雖志存賅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意有所吝，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爲子注。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羊衒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劭《齊志》之類是也。」由是可知衒之原書本有正文子注之分，今本一概連寫，是混正文入於正文，與原書體制不合。此意自顧千里發之。見思適齋集卷十四《洛陽伽藍記跋》。爾後吳若準爲集證，乃本顧氏之說，畫分段落，子注皆分行書之。然所定正文太簡，註文過繁，恐非楊書之舊。吳氏之後，唐晏爲《洛陽伽藍記鉤沉》，復重爲分畫。以視吳本，眉目稍清；然猶有界域不明者。以予考之，此書凡記伽藍者爲正文，涉及官署者爲註文。其所載時人之事蹟與民間故事，及有衒之案語者，亦爲註文。唐晏鉤沉以有衒之案語者爲注中之注，古本不可得見，今皆列爲子注，不復分別。如卷一永寧寺條，《開元釋教錄》引之，而不錄常景之傳記及「衒之嘗與河南尹胡孝世」云云數語，是其明證。循此以求，條理不紊。其卷五記宋雲西行求法一節道榮傳，亦均爲子注。考《法苑珠林》卷三十八引「雀離浮圖」一節，全不引「道榮傳」語，即其證也。陳寅恪先生謂此即本於魏晉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例，誠不可易。見《讀洛陽伽藍記書後》。今就以上所舉例證，重謂畫分，雖未必能還楊書之舊觀，但藉此以明楊書之體例，並使上下文句條貫統序，亦未始無用也。今書中子注皆分行低格書寫，校注則作小字。原書一條之內，所記非一事者，則又爲之畫分段落，以便觀覽。 |
| 6、 | 伽藍記一書內容包括至廣，唐晏鉤沉雖有註釋，但僅據魏書北史略記書中人物之大概，其他則不復措意。今之所注，牽涉較廣。關於歷史事實及人物事蹟，則取證史書，陳其同異。史傳所不詳，則參照碑誌，發其幽隱。關於地理，則參校《水經注》及前代地理載記，凡能與本書相發者，悉載於篇，以資參證。宋雲西行所經之處，則據正史之西域傳及法顯行傳、玄奘西域記等書說明古代中亞各國之地理山川、物產風習。關於佛書故事，則採諸經論，述其原委。至於翻譯之名稱，則兼注梵音，陳其義訓。其他若文藻典故、名物制度之類，亦隨文釋之，不以其瑣屑而失之也。 |
| 7、 | 北魏之建都洛陽，即因漢魏洛陽故城之舊而興建，宮闕坊裏或有改變，而城之大小仍舊。據晉人書藉所稱，南北長約九里，東西長約六里。吳若準集證所附洛陽圖，南北窄而東西長，與載記及舊城基址不合。今據閻文儒實測古城基之大小比例重繪一圖，其城闕、宮殿、坊裏、溝渠、橋樑以及伽藍之所在，則以本書所述及《水經注》、《魏書》所載爲依據，並參照《元河南志》之漢魏晉洛陽城圖、汪士鐸《水經注圖》之洛陽城圖定其方位，惟覽者詳其闕焉。 |

## 洛陽伽藍記序

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氏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兼天外。至於一乘二諦之原，三明六通之旨，西域備詳，東土靡記。自項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豪眉之象，夜臺圖紺發之形，邇來奔競，其風遂廣。至於晉室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愈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舍資財若遺蹟。於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摹山中之影；金剎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餘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牆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遊兒牧豎，躑躅於九逵；農夫耕老，藝黍於雙闕。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寥廓，鐘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然寺數最多，不可遍寫，今之所錄，止大伽藍。其中小者，取其詳異，世諦俗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內爲始，次及城外，表列門名，以記遠近，凡爲五篇。餘才非著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太和十七年，高祖遷都洛陽，詔司空公穆亮營造宮室，洛陽城門依魏晉舊名。

東面有三門：

北頭第一門，曰「建春門」。

漢曰「上東門」。阮籍詩曰：「步出上東門」，是也。魏、晉曰「建春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南曰「東陽門」。

漢曰「中東門」。魏晉曰「東陽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南曰「青陽門」。

漢曰「望京門」。魏晉曰「清明門」，高祖改爲「青陽門」。

南面有四門。

東頭第一門，曰「開陽門」。

初，漢光武遷都洛陽，作此門始成，而未有名，忽夜中有柱自來在樓上。後琅琊郡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使來視之，則是也。遂以「開陽」爲名。自魏及晉，因而不改，高祖亦然。

次西曰「平昌門」。

漢曰「平門」。魏晉曰「平昌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西曰「宣陽門」。

漢曰「小苑門」。魏晉曰「宣陽門」，  
高祖因而不改。

次西曰「津陽門」。

漢曰「津門」。魏晉曰「津陽門」，高祖因而不改。

西面有四門。

南頭第一門，曰「西明門」。

漢曰「廣陽門」。魏晉因而不改，高祖改爲「西明門」。

次北曰「西陽門」。

漢曰「雍門」。魏晉曰「西明門」，高祖改爲「西陽門」。

次北曰「閶闔門」。

漢曰「上西門」。上有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魏晉曰「閶闔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北曰「承明門」。

承明者，高祖所立，當金墉城前東西大道。遷京之始，宮闕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數詣寺［與］沙門論議，故通此門，而未有名，世人謂之新門。時王公卿士常迎駕於新門，高祖謂御史中尉李彪曰：「曹植詩云：謁帝承明廬。此門宜以承明爲稱。」遂名之。

北面有二門。

西頭曰「大夏門」。

漢曰「夏門」，魏晉曰「大夏門」。［高祖因而不改。］宣武帝造三層樓，去地二十丈。洛陽城門樓皆兩重，去地百尺，惟大夏門甍棟幹雲。

東頭曰「廣莫門」。

漢曰「穀門」。魏晉曰「廣莫門」，高祖因而不改。自廣莫門以西，至於大夏門，宮觀相連，被諸城上也。

一門有三道，所謂九軌。

# 洛陽伽藍記卷第一 ◎城內

## 永寧寺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閶闔門南一里御道西。其寺東有太尉府，西對永康裏，南界昭玄曹，北鄰御史臺。閶闔門前御道東有左衛府。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南有國子學，堂內有孔丘像，顏淵問仁、子路問政在側。國子南有宗正寺，寺南有太廟，廟南有護軍府，府南有衣冠裏。御道西有右衛府，府南有太尉府，府南有將作曹，曹南有九級府，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陰裏，即四朝時藏冰處也。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上有金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是以營建過度也。剎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斛。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鏁四道，引剎向浮圖四角，鏁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三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窗，戶皆朱漆。扉上各有五行金鈴，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聞及十餘裏。

浮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軀、中長金像十軀、繡珠像三軀、金織成像五軀、玉像二軀，作工奇巧，冠於當世。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樑粉壁，青璅綺疏，難得而言。栝柏椿松，扶疏檐霤；藂竹香草，布護階墀。是以常景碑雲：「須彌寶殿，兜率淨宮，莫尚於斯也。」

外國所獻經像皆在此寺。寺院牆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宮牆也。四面各開一門。南門樓三重，通三閣道，去地二十丈，形制似今端門。圖以雲氣，畫彩仙靈，綺錢青璅，赫奕麗華。拱門有四力士、四師子，飾以金銀，加之珠玉，莊嚴煥炳，世所未聞。東西兩門亦皆如之，所可異者，唯樓兩重。北門一道，上不施屋，似烏頭門。四門外，皆樹以青槐，亙以綠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斷飛塵，不由渰雲之潤；清風送涼，豈籍合歡之發?

詔中書舍人常景爲寺碑文。景字永昌，河內人也。敏學博通，知名海內。太和十九年，爲高祖所器，拔爲律學博士，刑法疑獄，多訪於景。正始初，詔刊律令，永作通式，敕景共治書侍御史高僧裕、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員外散騎侍郎李琰之等，撰集其事。又詔太師彭城王勰、青州刺史劉芳，入預其議。景討正科條，商榷古今，甚有倫序，見行於世，今律二十篇是也。又共芳造洛陽宮殿門閣之名，經途裏邑之號。出除長安令，時人比之潘岳。其後歷位中書舍人、黃門侍郎、祕書監、幽州刺史、儀同三司。學徒以爲榮焉。景入參近侍，出爲侯牧，居室貧儉，事等農家，唯有經史，盈車滿架。所著文集，數百餘篇，給事中封暐伯作序行於世。

裝飾畢功，明帝與太后共登之。視宮中如掌內，臨京師若家庭。以其目見宮中，禁人不聽升。

衒之嘗與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臨雲雨，信哉不虛！

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贊嘆，實是神功。自雲：「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閻浮所無也。極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無，合掌連日。

至孝昌二年中，大風發屋拔樹，剎上寶瓶，隨風而落，入地丈餘。覆命工匠，更鑄新瓶。

建義元年，太原王爾朱榮總士馬於此寺。榮字天寶，北地秀容人也。世爲第一領民酋長，博陵郡公。部落八千餘家，有馬數萬匹，富等天府。武泰元年二月中，帝崩，無子，立臨洮王世子釗以紹大業，年三歲。太后貪秉朝政，故以立之。榮謂幷州刺史元天穆曰：「皇帝晏駕，春秋十九，海內士庶，猶曰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而望昇平，其可得乎？吾世荷國恩，不能坐看成敗，今欲以鐵馬五千，赴哀山陵，兼問侍臣帝崩之由。君竟謂如何？」穆曰：「明公世跨並、肆，雄才傑出，部落之民，控弦一萬。若能行廢立之事，伊、霍復見今日。」榮即共穆結異姓兄弟，穆年大，榮兄事之。榮爲盟主，穆亦拜榮。於是密議長君諸王之中不知誰應當璧。遂於晉陽，人各鑄像不成，唯長樂王子攸像光相具足，端嚴特妙。是以榮意在長樂。遣蒼頭王豐入洛，約以爲主。長樂即許之，共剋期契。榮三軍皓素，揚旌南出。太后聞榮舉兵，召王公議之。時胡氏專寵，皇宗怨望，入議者莫肯致言。唯黃門侍郎徐紇曰：「爾朱榮馬邑小胡，人才凡鄙，不度德量力，長戟指闕，所謂窮轍拒輪，積薪候燎！今宿衛文武足得一戰，但守河橋，觀其意趣；榮懸軍千里，兵老師弊，以逸待勞，破之必矣。」後然紇言，即遣都督李神軌、鄭季明等，領衆五千，鎮河橋。四月十一日榮過河內，至高頭驛。長樂王從雷陂北渡，赴榮軍所。神軌、季明等見長樂王往，遂開門降。十二日榮軍於芒山之北，河陰之野。十三日召百官赴駕，至者盡誅之。王公卿士及諸朝臣死者二千餘人。十四日車駕入城，大赦天下，改號爲建義元年，是爲莊帝。於時新經大兵，人物殲盡，流迸之徒，驚駭未出。莊帝肇升太極，解網垂仁，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恩南闕。加榮使持節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北道大行臺、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領左右、太原王。其天穆爲侍中、太尉公、世襲幷州刺史、上黨王。起家爲公卿牧守者，不可勝數。二十日洛中草草，猶自不安，死生相怨，人懷異慮。貴室豪家，並宅競竄。貧夫賤士，襁負爭逃。於是出詔，濫死者普加褒贈。三品以上，贈三公。五品以上，贈令僕。七品以上，贈州牧。白民贈郡鎮。於是稍安。帝納榮女爲皇后。進榮爲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餘官如故。進天穆爲大將軍，餘官皆如故。

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顥復入洛，在此寺聚兵。顥，莊帝從兄也。孝昌末，鎮汲郡，聞爾朱榮入洛陽，遂南奔蕭衍。是年入洛，莊帝北巡。顥登皇帝位，改年曰建武元年。顥與莊帝書曰：「大道既隱，天下匪公。禍福不追，與能義絕。朕猶庶幾五帝，無取六軍。正以糠秕萬乘，錙銖大寶，非貪皇帝之尊，豈圖六合之富？直以爾朱榮往歲入洛，順而勤王，終爲魏賊。逆刃加於君親，鋒鏑肆於卿宰。元氏少長，殆欲無遺。已有陳恆盜齊之心，非無六卿分晉之計。但以四海橫流，欲篡未可；暫樹君臣，假相拜置。害卿兄弟，獨夫介立。遵養待時，臣節詎久？朕睹此心寒，遠投江表，泣請梁朝，誓在復恥。風行建業，電赴三川。正欲問罪於爾朱，出卿於桎梏；恤深怨於骨肉，解蒼生於倒懸。謂卿明眸擊節，躬來見我，共敘哀辛，同討兇羯。不意駕入城皋，便爾北渡。雖迫於兇手，勢不自由，或貳生素懷，棄劍猜我。聞之永嘆，撫衿而失。何者？朕之於卿，兄弟非遠，連枝分葉，興滅相依。假有內鬩，外猶禦侮，況我與卿，睦厚偏篤，其於急難，凡今莫如。棄親即讎，義將焉據也？且爾朱榮不臣之跡，暴於旁午，謀魏社稷，愚智同見。卿乃明白疑於必然，託命豺狼，委身虎口，棄親助賊，兄弟尋戈。假獲民地，本是榮物，若克城邑，絕非卿有。徒危宗國，以廣寇仇。快賊莽之心，假卞莊之利。有識之士，鹹爲慚之。今家國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誓茲義舉，則皇魏宗社，與運無窮。儻天不厭亂，胡羯未殄，鴟鳴狼噬，薦食河北，在榮爲福，於卿爲禍。豈伊異人？尺書道意，卿宜三複。兼利是圖，富貴可保，狥人非慮。終不食言，自相魚肉。善擇元吉，勿貽後悔。」此黃門郎祖瑩之詞也。時帝在長子城，太原王、上黨王來赴急。六月，帝圍河內，太守元桃湯、車騎將軍宗正珍孫等爲顥守，攻之弗克。時暑炎赫，將士疲勞。太原王欲使帝幸晉陽，至秋更舉大義。未決，召劉助筮之。助曰：「必克。」於是至明盡力攻之，如其言。桃湯、珍孫並斬首，以殉三軍。顥聞河內不守，親率百僚出鎮河橋，特遷侍中安豐王延明往守硤石。七月帝至河陽，與顥隔河相望。太原王命車騎將軍爾朱兆潛師渡河，破延明於硤石。顥聞延明敗，亦散走。所將江淮子弟五千人，莫不解甲相泣，握手成別。顥與數十騎欲奔蕭衍，至長社，爲社民斬其首，傳送京師。二十日帝還洛陽，進太原王天柱大將軍，餘官亦如故；進上黨王太宰，餘官亦如故。

永安三年，逆賊爾朱兆囚莊帝於寺。時太原王位極心驕，功高意侈，與奪任情，臧否肆意。帝怒謂左右曰：「朕寧作高貴鄉公死，不作漢獻帝生。」九月二十五日，詐言產太子，榮、穆併入朝，莊帝手刃榮於明光殿，穆爲伏兵魯暹所煞。榮世子部落大人亦死焉。榮部下車騎將軍爾朱陽都等二十人，隨入朱華門，亦爲伏兵所殺。唯右僕射爾朱世隆素在家，聞榮死，總榮部曲，燒西陽門，奔河橋。至十月一日，隆與榮妻北鄉郡長公主至芒山馮王寺爲榮追福薦齋，即遣爾朱侯討伐、爾朱那律歸等，領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屍喪。帝升大夏門望之，遣主書牛法尚謂歸等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釁逆，王法無親，已依正刑，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何爲不降？官爵如故。」歸曰：「臣從太原王來朝陛下，何忽今日枉致無理？臣欲還晉陽，不忍空去，願得太原王屍喪，生死無恨。」發言雨淚，哀不自勝。羣胡慟哭，聲振京師。帝聞之，亦爲傷懷。遣侍中朱元龍齎鐵券與世隆，待之不死，官位如故。世隆謂元龍曰：「太原王功格天地，道濟生民，赤心奉國，神明所知。長樂不顧信誓，枉害忠良，今日兩行鐵字，何足可信？吾爲太原王報仇，終不歸降！」元龍見世隆呼帝爲長樂，知其不款，且以言帝。帝即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即得萬人，與歸等戰於郭外，兇勢不摧。歸等屢涉戎場，便李擊刺。京師士衆未習軍旅，雖皆義勇，力不從心。三日頻戰，而遊魂不息。帝更募人斷河橋。有漢中人李苗爲水軍，從上流放火燒橋。世隆見橋被焚，遂大剽生民，北上太行。帝遣侍中源子恭、黃門郎楊寬，領步騎三萬，鎮河內。世隆至高都，立太原太守長廣王曄爲主，改號曰建明元年。爾朱氏自封王者八人。長廣王都晉陽，遣潁川王爾朱兆舉兵向京師，子恭軍失利，兆自雷陂涉渡，擒莊帝於式乾殿。帝初以黃河奔急，謂兆得猝濟，不意兆不由舟楫，憑流而渡。是日水淺，不沒馬腹，故及此難。書契所記，未之有也。衒之曰：「昔光武受命，冰橋凝於滹水；昭烈中起，的盧踊於泥溝。皆理合於天，神祗所福，故能功濟宇宙，大庇生民。若兆者蜂目豺聲，行窮梟獍，阻兵安忍，賊害君親，皇靈有知，鑑其凶德！反使孟津由膝，贊其逆心。《易》稱天道禍淫，鬼神福謙，以此驗之，信爲虛說。」時兆營軍尚書省，建天子金鼓，庭設漏刻，嬪御妃主，皆擁之於幕。鎖帝於寺門樓上。時十二月，帝患寒，隨兆乞頭巾，兆不與。遂囚帝還晉陽，縊於三級寺。帝臨崩禮佛，願不爲國王。又作五言曰：「權去生道促，憂來死路長。懷恨出國門，含悲入鬼鄉。隧門一時閉，幽庭豈復光？思鳥吟青松，哀風吹白楊。昔來聞死苦，何言身自當！」至太昌元年冬，始迎梓宮赴京師，葬帝靖陵，所作五言詩即爲輓歌詞。朝野聞之，莫不悲慟。百姓觀者，悉皆掩涕而已！

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爲火所燒，帝登凌雲臺望火，遣南陽王寶炬、錄尚書［事］長孫稚，將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淚而去。火初從第八級中平旦大發，當時雷雨晦冥，雜下霰雪。百姓道俗，鹹來觀火，悲哀之聲，振動京邑。時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經三月不滅。有火入地尋柱，週年猶有煙氣。

其年五月中，有人從東萊郡來，雲：「見浮圖於海中，光明照耀，儼然如新，海上之民，鹹皆見之。俄然霧起，浮圖遂隱。」至七月中，平陽王爲侍中斛斯椿所挾，奔於長安。十月而京師遷鄴。

建中寺，普泰元年尚書令樂平王爾朱世隆所立也。本是閹官司空劉騰宅。屋宇奢侈，樑棟逾制，一里之間，廊廡充溢，堂比宣光殿，門匹乾明門，博敞弘麗，諸王莫及也。

在西陽門內御道北所謂延年裏。劉騰宅東有太僕寺，寺東有乘黃署，署東有武庫署，即魏相國司馬文王府，庫東至閶闔宮門是也。

西陽門內御道南，有永康裏。裏內復有領軍將軍元乂宅。掘故井得石銘，雲是漢太尉荀彧宅。

正光年中，元乂專權，太后幽隔永巷，騰爲謀主。乂是江陽王繼之子，太后妹婿。熙平初，明帝幼衝，諸王權上，太后拜乂爲侍中、領軍左右，令總禁兵，委以腹心，反得幽隔永巷六年，太后哭曰：「養虎自齧，長虺成蛇。」

至孝昌二年太后反政，遂誅乂等，沒騰田宅。元乂誅日，騰已物故，太后追思騰罪，發墓殘屍，使其神靈無所歸趣。以宅賜高陽王雍。建義元年尚書令樂平王爾朱世隆爲榮追福，題以爲寺。朱門黃閣，所謂仙居也。以前廳爲佛殿，後堂爲講室。金花寶蓋，遍滿其中。有一涼風堂，本騰避暑之處，淒涼常冷，經夏無蠅，有萬年千歲之樹也。

長秋寺，劉騰所立也。騰初爲長秋卿，因以爲名。

在西陽門內御道北一里。亦在延年裏，即是晉中朝時金市處。寺北有濛氾池，夏則有水，冬則竭矣。

中有三層浮圖一所，金盤靈剎，曜諸城內。作六牙白象負釋迦在虛空中。莊嚴佛事，悉用金玉，作工之異，難可具陳。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師子導引其前。吞刀吐火，騰驤一面；彩幢上索，詭譎不常。奇伎異服，冠於都市。像停之處，觀者如堵。迭相踐躍，常有死人。

## 瑤光寺

瑤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閶闔城門御道北，東去千秋門二里。千秋門內道北有西遊園，園中有凌雲臺，即是魏文帝所築者。臺上有八角井，高祖於井北造涼風觀，登之遠望，目極洛川。臺下有碧海曲池。臺東有宣慈觀，去地十丈。觀東有靈芝釣臺，累木爲之，出於海中，去地二十丈。風生戶牖，雲起樑棟，丹楹刻桷，圖寫列仙。刻石爲鯨魚，揹負釣臺；既如從地踊出，又似空中飛下。釣臺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龍殿，殿前九龍吐水成一海。凡四殿，皆有飛閣向靈芝往來。三伏之月，皇帝在靈芝臺以避暑。

有五層浮圖一所，去地五十丈。仙掌凌虛，鐸垂雲表，作工之妙，埒美永寧。講殿尼房，五百餘間。綺疏連亙，戶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勝言。牛筋狗骨之木，雞頭鴨腳之草，亦悉備焉。椒房嬪御，學道之所，掖庭美人，並在其中。亦有名族處女，性愛道場，落髮辭親，來儀此寺，屏珍麗之飾，服修道之衣，投心八正，歸誠一乘。永安三年中爾朱兆入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數十，入瑤光寺淫穢，自此後頗獲譏訕。京師語曰：「洛陽男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作婿。」

瑤光寺北有承明門，有金墉城，即魏氏所築。晉永康中惠帝幽於金墉城。東有洛陽小城，永嘉中所築。城東北角有魏文帝百尺樓，年雖久遠，形制如初。高祖在城內作光極殿，因名金墉城門爲光極門。又作重樓飛閣，遍城上下，從地望之，有如雲也。

景樂寺，太傅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懌是孝文皇帝之子，宣武皇帝之弟。

[在]閶闔南，御道東。西望永寧寺正相當。西有司徒府，東有大將軍高肇宅。北連義井裏。義井裏北門外有叢樹數株，枝條繁茂。下有甘井一所，石槽鐵罐，供給行人，飲水庇陰，多有憩者。

有佛殿一所，像輦在焉。雕刻巧妙，冠絕一時。堂廡周環，曲房連接，輕條拂戶，花蕊被庭。至於六齋，常設女樂，歌聲繞梁，舞袖徐轉，絲管寥亮，諧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觀者，以爲至天堂。及文獻王薨，寺禁稍寬，百姓出入，無復限礙。後汝南王悅復脩之。悅是文獻之弟。

召諸音樂，逞伎寺內。奇禽怪獸，舞抃殿庭。飛空幻惑，世所未睹。異端奇術，總萃其中。剝驢投井，植棗種瓜，須臾之間，皆得食之。士女觀者，目亂精迷。自建義已後，京師頻有大兵，此戲遂隱也。

## 昭儀尼寺

昭儀尼寺，閹官等所立也。在東陽門內一里御道南。東陽門內道北[有]太倉、導官二署。東南治粟裏，倉司官屬住其內。

太后臨朝，閽寺專寵，宦者之家，積金滿堂。是以蕭忻雲：「高軒斗升者，盡是閹官之釐婦；胡馬鳴珂者，莫不黃門之養息也。」忻，陽平人也。愛尚文籍，少有名譽，見閽寺寵盛，遂發此言，因即知名，爲治書侍御史。

寺有一佛二菩薩，塑工精絕，京師所無也。四月七日常出詣景明，景明三像恆出迎之，伎樂之盛，與劉騰相比。堂前有酒樹面木。昭儀寺有池，京師學徒謂之翟泉也。衒之按杜預注《春秋》雲翟泉在晉太倉西南。按晉太倉在建春門內，今太倉在東陽門內，此地今在太倉西南，明非翟泉也。後隱士趙逸雲：「此地是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於是學徒始寤，經過者，想見綠珠之容也。

池西南有願會寺，中書侍郎王翊舍宅所立也。佛堂前生桑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繞，柯葉傍布，形如羽蓋。復高五尺，又然。凡爲五重，每重葉椹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桑。觀者成市，佈施者甚衆。帝聞而惡之，以爲惑衆。命給事中黃門侍郎元紀伐殺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血流至地，見者莫不悲泣。

寺南有宜壽裏，內有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有鐘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軀，可高三尺，並有二菩薩。趺坐上銘雲：「晉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監荀勖造。」暉遂舍宅爲光明寺。時人鹹雲此荀勖舊宅。其後盜者欲竊此像，像與菩薩合聲喝賊，盜者驚怖，應即殞倒。衆僧聞像叫聲，遂來捉得賊。

胡統寺，太后從姑所立也。入道爲尼，遂居此寺。

在永寧南一里許。寶塔五重，金剎高聳。洞房周匝，對戶交疏。朱柱素壁，甚爲佳麗。其寺諸尼，帝城名德，善於開導，工談義理。常入宮與太后說法，其資養緇流，從無比也。

## 修梵寺

修梵寺，在清陽門內御道北。嵩明寺，覆在修梵寺西。並雕牆峻宇，比屋連甍，亦是名寺也。修梵寺有金剛，鳩鴿不入，鳥雀不棲。菩提達磨雲得其真相也。

寺北有永和裏，漢太師董卓之宅也。裏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今猶有水，冬夏不竭。

裏中[有]太傅錄尚書[事]長孫稚、尚書右僕射郭祚、吏部尚書邢巒、廷尉卿元洪超、衛尉卿許伯桃、涼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皆高門華屋，齋館敞麗，楸槐蔭途，桐楊夾植。當世名爲貴裏。掘此地者，輒得金玉寶玩之物。時邢巒家常掘得丹砂，及錢數十萬，銘雲董太師之物。後卓夜中隨巒索此物，巒不與之。經年鸞遂卒矣。

## 景林寺

景林寺，在開陽門內御道東。講殿疊起，房廡連屬。丹檻炫日，繡桷迎風，實爲勝地。寺西有園，多饒奇果。春鳥秋蟬，鳴聲相續。中有禪房一所，內置祗洹精舍，形制雖小，巧構難比。加以禪閣虛靜，隱室凝邃，嘉樹夾牖，芳杜匝階，雖雲朝市，想同巖谷。靜行之僧，繩坐其內，飧風服道，結跏數息。

有石銘一所，國子博士盧白頭爲其文。白頭，一字景裕，范陽人也。性愛恬靜，丘園放敖。學極六經，說通百氏。普泰初，起家爲國子博士。雖在朱門，以注述爲事，注《周易》行之於世也。

建春門內御道南有勾盾、典農、籍田三署。籍田南有司農寺。御道北有空地，擬作東宮，晉中朝時太倉處也。太倉西南有翟泉，週迴三里，即春秋所謂王子虎晉狐偃盟於翟泉也。水猶澄清，洞底明靜，鱗甲潛藏，辨其魚鱉。

高祖於泉北置河南尹。中朝時步廣裏也。

泉西有華林園。高祖以泉在園東，因名蒼龍海。華林園中有大海，即漢天淵池。池中猶有[魏]文帝九華臺。高祖於臺上造清涼殿。世宗在海內作蓬萊山。山上有仙人館。[臺]上有釣臺殿。並作虹蜺閣，乘虛來往。至於三月禊日，季秋巳辰，皇帝駕龍舟鷁首，遊於其上。

海西有藏冰室。六月出冰，以給百官。海西南有景山殿。山東有羲和嶺，嶺上有溫風室。山西有姮娥峯，峯上有露寒館。並飛閣相通，凌山跨谷。山北有玄武池，山南有清暑殿。殿東有臨澗亭，殿西有臨危臺。

景陽山南，有百果園。果列作林，林各有堂。

有仙人棗，長五寸，把之兩頭俱出，核細如針，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傳雲出崑崙山，一曰西王母棗。又有仙人桃，其色赤，表裏照徹，得霜乃熟。亦出崑崙山，一曰王母桃也。柰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題雲「苗茨之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永安中，莊帝馬射於華林園，百官皆來讀碑，疑苗字誤。國子博士李同軌曰：「魏明英才，世稱三祖。公幹仲宣，爲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不得言誤也。」衒之時爲奉朝請，因即釋曰：「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誤之有？」衆鹹稱善，以爲得其旨歸。

柰林西有都堂，有流觴池，堂東有扶桑海。

凡此諸海，皆有石竇流於地下，西通穀水，東連陽渠，亦與翟泉相連。若旱魃爲害，穀水注之不竭；離畢滂潤，陽穀泄之不盈。至於鱗甲異品，羽毛殊類，濯波浮浪，如似自然也。

# 洛陽伽藍記卷第二 ◎城東

## 明懸尼寺

明懸尼寺，彭城武宣王勰所立也。在建春門外石橋南。穀水周圍繞城，至建春門外，東入陽渠石橋。橋有四柱，在道南，銘雲：「漢陽嘉四年將作大匠馬憲造。」逮我孝昌三年大雨頹橋，南柱始埋沒，道北二柱，至今猶存。衒之案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戴延之《西征記》並雲晉太康元年造，此則失之遠矣。按澄之等並生在江表，未遊中土，假因徵役，暫來經過，至於舊事，多非親覽，聞諸道路，便爲穿鑿，誤我後學，日月已甚。

有三層塔一所，未加莊嚴。寺東有中朝時常滿倉，高祖令爲租場，天下貢賦所聚蓄也。

## 龍華寺

龍華寺，宿衛羽林虎賁等所立也。在建春門外陽渠南。寺南有租場。

陽渠北有建陽裏，裏內有土臺，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趙逸雲：此臺是中朝旗亭也。上有二層樓，懸鼓擊之以罷市。

有鍾一口，撞之，聞五十里。太后以鐘聲遠聞，遂移在宮內。置凝閒堂前，與內講沙門打爲時節。孝昌初，蕭衍子豫章王綜來降，聞此鐘聲，以爲奇異，造《聽鍾歌》三首，行傳於世。綜字世謙，僞齊昏主寶卷遺腹子也。寶卷臨政淫亂，吳人苦之。雍州刺史蕭衍立南康王寶融爲主，舉兵向秣陵，事既克捷，遂殺寶融而自立。寶卷有美人吳景暉，時孕綜經月，衍因幸景暉，及綜生，認爲己子，小名緣覺，封豫章王。綜形貌舉止甚似昏主，其母告之，令自方便。綜遂歸我聖闕，更改名曰纘，字德文，始爲寶卷追服三年喪。明帝拜綜太尉公，封丹陽王。永安年中，尚莊帝姊壽陽公主，字莒犁。公主容色美麗，綜甚敬之。與公主語，常自稱下官。授齊州刺史，加開府。及京師傾覆，綜棄州北走。時爾朱世隆專權，遣取公主至洛陽，世隆逼之。公主罵曰：「胡狗，敢辱天王女乎！」世隆怒之，遂縊殺之。

## 瓔珞寺

瓔珞寺，在建春門外御道北，所謂建陽裏也。即中朝時白社地，董威輦所居處。

裏內有瓔珞、慈善、暉和、通覺、暉玄、宗聖、魏昌、熙平、崇真、因果等十寺。裏內士庶，二千餘戶，信崇三寶。衆僧利養，百姓所供也。

## 宗聖寺

宗聖寺，有像一軀，舉高三丈八尺，端嚴殊特，相好畢備，士庶瞻仰，目不暫瞬。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光輝赫，獨絕世表。妙伎雜樂，亞於劉騰。城東士女，多來此寺觀看也。

## 崇真寺

崇真寺比丘惠嶷，死經七日還活，經閻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惠嶷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丘同閱。一比丘雲是寶明寺智聖，坐禪苦行得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十卷涅槃，亦昇天堂。有一比丘雲是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衆千人。閻羅王曰：「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丘中第一粗行。今唯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其曇謨最曰：「貧道立身已來，唯好講經，實不闇誦。」閻羅王勅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有一比丘雲是禪林寺道弘，自雲：「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金像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幹世事，不作有爲。雖造作經象，正欲得它人財物；既得它物，貪心即起；既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入黑門。有一比丘雲是靈覺寺寶真，自雲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寺成，即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時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說即訪寶明等寺。城東有寶明寺，城內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禪林、靈覺等三寺。問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弘、寶明等，皆實有之。議曰：「人死有罪福。即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內供養之。」詔不聽持經象沿路乞索。若私有財物，造經象者任意。嶷亦入白鹿山，隱居脩道。自此以後，京邑比丘皆事禪誦，不復以講經爲意。

出建春門外一里餘，至東石橋。南北而行，晉太康元年造。橋南有魏朝時馬市，刑嵇康之所也。

橋北大道西有建陽裏，大道東有綏民裏，裏內有河間劉宣明宅。神龜年中，以直諫忤旨，斬於都市。訖目不瞑，屍行百步，時人談以枉死。宣明少有名譽，精通經史，危行及於誅死。

## 魏昌尼寺

魏昌尼寺，閹官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也。在裏東南角。即中朝牛馬市處也，刑嵇康之所。

東臨石橋。此橋南北行，晉太康元年中朝時市南橋也。澄之等蓋見此橋銘，因而以橋爲太康初造也。

## 景興尼寺

石橋南道有景興尼寺，亦閹官等所共立也。有金像輦，去地三丈，上施寶蓋，四面垂金鈴、七寶珠，飛天伎樂，望之雲表。作工甚精，難可揚搉。像出之日，常詔羽林一百人舉此像，絲竹雜伎，皆由旨給。

建陽裏東有綏民裏，裏內有洛陽縣，臨渠水。縣門外有洛陽令楊機清德碑。綏民裏東，[有]崇義裏，裏內有京兆人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御道。時有隱士趙逸，雲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嘆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時人未之信，遂問寺之由緒。逸雲：「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立此寺。本有三層浮圖，用磚爲之。」指子休園中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磚數十萬，兼有石銘雲：「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疏，乃服逸言，號爲聖人。子休遂舍宅爲靈應寺。所得之磚，還爲三層浮圖。好事者尋問晉朝京師何如今日。逸曰：「晉時民少於今日。王侯第宅與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吾皆遊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苻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爲兇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苻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君惡。凡諸史官，皆是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皋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蹠，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當時構文之士，慚逸此言。步兵校尉李澄問曰：「太尉府前磚浮圖，形制甚古，猶未崩毀，未知早晚造？」逸雲：「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汝南王聞而異之，拜爲義父。因而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逸雲：「吾不閒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嘗爲吾筮雲，壽年五百歲。今始逾半。」帝給步挽車一乘，遊於市裏。所經之處，多記舊跡。三年以後遁去，莫知所在。

崇義裏東有七里橋，以石爲之。中朝杜預之荊州，出頓之所也。

七里橋東一里，郭門開三道，時人號爲三門。離別者多雲：「相送三門外。」京師士子，送去迎歸，常在此處。

## 莊嚴寺

莊嚴寺，在東陽門外一里御道北，所謂東安裏也。北爲租場。裏內有駙馬都尉司馬悅、濟州刺史分宣、幽州刺史李真奴、豫州刺史公孫驤等四宅。

## 秦太上君寺

秦太上君寺，胡太后所立也。當時太后，正號崇訓，母儀天下，號父爲秦太上公，母爲秦太上君。爲母追福，因以名焉。

在東陽門外二里御道北，所謂暉文裏。裏內有太保崔光、太傅李延寔、冀州刺史李韶、祕書監鄭道昭等四宅。並豐堂崛起，高門洞開。趙逸雲：「暉文裏是晉馬道里。延寔宅是蜀主劉禪宅，延寔宅東有修和宅，是吳王孫皓宅，李韶宅是晉司空張華宅。」

中有五層浮圖一所，修剎入雲，高門向街，佛事莊飾，等於永寧。誦室禪堂，周流重疊。花林芳草，遍滿階墀。常有大德名僧講一切經，受業沙門，亦有千數。太傅李延寔者，莊帝舅也。永安年中除青州刺史，臨去奉辭。帝謂寔曰：「懷磚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寔答曰：「臣年迫桑榆，氣同朝露，人間稍遠，日近松丘。臣已久乞閒退，陛下渭陽興念，寵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錦萬里，謹奉明敕，不敢失墜。」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磚之義，私問舍人溫子昇。子昇曰：「聞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問其賓客從至青州者雲：『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懷磚叩首，以美其意。及其代下還家，以磚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是以京師謠語云：『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腹中不懷愁。』懷磚之義起在於此也。」潁川荀濟，風流名士，高鑑妙識，獨出當世。清河崔叔仁稱齊士大夫，曰：「齊人外矯仁義，內懷鄙吝，輕同羽毛，利等錐刀。好馳虛譽，阿附成名，威勢所在，側肩競入，求其榮利，甜然濃泗，譬於四方，慕勢最甚。」號齊士子爲慕勢諸郎。臨淄官徒布在京邑，聞懷磚慕勢，鹹共恥之，唯崔孝忠一人不以爲意。問其故，孝忠曰：「營丘風俗，太公餘化；稷下儒林，禮義所出。今雖凌遲，足爲天下模楷。荀濟人非許、郭，不識東家，雖復莠言自口，未宜榮辱也。」

## 正始寺

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正始中立，因以爲名。

在東陽門外御道南，所謂敬義裏也。裏內有典虞曹。

檐宇清淨，美於叢林(維摩案，此當爲「景林」)。衆僧房前，高林對牖，青松綠檉，連枝交映。多有枳樹，而不中食。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錢四十萬，陳留侯李崇施錢二十萬，自餘百官各有差，少者不減五千已下。後人刊之。

敬義裏南有昭德里。裏內有尚書僕射遊肇、御史中尉李彪、七兵尚書崔休、幽州刺史常景、司農張倫等五宅。彪、景出自儒生，居室儉素，惟倫最爲豪侈。齋宇光麗，服玩精奇，車馬出入，逾於邦君。園林山池之美，諸王莫及。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巖復嶺，嶔崟相屬。深溪洞壑，邐迤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懸葛垂蘿，能令風煙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澗道，盤紆復直。是以山情野興之士，遊以忘歸。天水人姜質，志性疏誕，麻衣葛巾，有逸民之操，見倫山愛之，如不能已，遂造《庭山賦》行傳於世。其辭曰：「今偏重者，愛昔先民之重由樸由純，然則純樸之體，與造化而梁津。濠上之客，柱下之史，悟無爲以明心，託自然以圖志。輒以山水爲富，不以章甫爲貴。任性浮沈，若淡兮無味。今司農張氏，實踵其人，巨量煥於物表，夭矯洞達其真，青松未勝其潔，白玉不比其珍。心託空而棲有，情入古以如新。既不專流宕，又不偏華尚，卜居動靜之間，不以山水爲忘，庭起半丘半壑，聽以目達心想。進不入聲榮，退不爲隱放。爾乃決石通泉，拔嶺巖前，斜與危雲等並，旁與曲棟相連。下天津之高霧，納滄海之遠煙，纖列之狀如一古，崩剝之勢似千年。若乃絕嶺懸坡，蹭蹬蹉跎，泉水紆徐如浪峭，山石高下復危多。五尋百拔，十步千過，則知巫山弗及，未審蓬萊如何。其中煙花露草，或傾或倒，霜幹風枝，半聳半垂，玉葉金莖，散滿階坪。然目之綺，裂鼻之馨，既共陽春等茂，復與白雪齊清。或言神明之骨，陰陽之精，天地未覺生此，異人焉識其名。羽徒紛泊，色雜蒼黃，綠頭紫頰，好翠連芳，白〈霝鳥〉生於異縣，丹足出自他鄉。皆遠來以臻此，藉水木以翱翔。不憶春於沙漠，遂忘秋於高陽。非斯人之感至，伺候鳥之迷方？豈下俗之所務，入神怪之異趣。能造者其必詩，敢往者無不賦。或就饒風之地，或入多雲之處。□菊嶺與梅岑，隨春秋之所悟。遠爲神仙所賞，近爲朝士所知，求解脫於服佩，預參次於山陲。子英游魚於玉質，王喬系鵠於松枝，方丈不足以妙□，詠歌此處態多奇。嗣宗聞之動魄，叔夜聽此驚魂。恨不能鑽地一出，醉此山門。別有王孫公子，遜遁容儀，思山念水，命駕相隨。逢岑愛曲，值石陵欹。庭爲仁智之田，故能種此石山。森羅兮草木，長育兮風煙。孤松既能卻老，半石亦可留年。若不坐臥兮於其側，春夏兮其遊陟。白骨兮徒自朽，方寸心兮何所憶？」

## 平等寺

平等寺，廣平武穆王懷舍宅所立也。在青陽門外二里御道北，所謂孝敬裏也。堂宇宏美，林木蕭森，平臺複道，獨顯當世。寺門外有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中，此像面有悲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溼，時人號曰佛汗。京師士女空市裏往而觀之。有一比丘，以淨綿拭其淚，須臾之間，綿溼都盡。更換以它綿，俄然復溼。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四月爾朱榮入洛陽，誅戮百官，死亡塗地。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復汗，士庶復往觀之。五月，北海王入洛，莊帝北巡。七月，北海王大敗，所將江淮子弟五千，盡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每經神驗，朝野惶懼，禁人不聽觀之。至十二月，爾朱兆入洛陽擒莊帝，帝崩於晉陽。在京宮殿空虛，百日無主。唯尚書令司州牧樂平王爾朱世隆鎮京師，商旅四通，盜賊不作。建明二年，長廣王從晉陽赴京師，至郭外。世隆以長廣本枝疏遠，政行無聞。逼禪與廣陵王恭。恭是莊帝從父兄也。正光中，爲黃門侍郎，見元義秉權，政歸近習，遂佯啞不語，不預世事。永安中遁於上洛山中，州刺史泉企執而送之。莊帝疑恭奸詐，夜遣人盜掠衣物，復拔刀劍欲殺之，恭張口以手指舌，竟乃不言。莊帝信其真患，放令歸第。恭常住龍華寺，至時世隆等廢長廣而立焉。《禪文》曰：「皇帝諮廣陵王恭。自我皇魏之有天下也，累聖開輔，重基衍業，奄有萬邦，光宅四海。故道溢百王，德漸無外。而孝明晏駕，人神乏主。故柱國大將軍、大丞相、太原王榮，地實封陝，任惟外相，乃心王室，大懼崩淪，故推立長樂王子攸以續絕業。庶九鼎之命日隆，七百之祚惟永。然羣飛未寧，橫流且及，皆狼顧鴟張，嶽立基峙。丞相一麾，大定海內。而子攸不顧宗社，讐忌勳德，招聚輕俠，左右壬人，遂虐甚剖心，痛齊鉗齒，豈直金板告怨，大鳥感德而已！於是天下之望，俄然已移。竊以宸極不可以曠，神器豈容無主？故權從衆議，暫馭兆民。今六軍南邁，已次河浦，瞻望帝京，赧然興愧。自惟薄寡，本枝疏遠，豈宜仰異天情，俯乖民望？惟王德表生民，聲高萬古，往以運屬殷憂，時遭多難，卷懷積載，括囊有年。今天眷明德，民懷奧主，歷數允集，歌訟同臻。乃徐發樞機，副茲佇屬，便敬奉璽綬，歸於別邸。王其寅踐成業，允執其中，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敬之哉！」恭讓曰：「天命至重，歷數匪輕，自非德協三才，功濟四海，無以入選帝圖，允當師錫。臣既寡昧，識無光遠，景命雖降，不敢仰承。乞收成旨，以允愚衷。」又曰：「王既德膺圖籙，僉屬攸歸；便可允執其中，入光大麓。不勞揮遜，致爽人神。」凡恭讓者三，於是即皇帝位，改號曰普泰。黃門侍郎邢子才爲赦文，敘述莊帝枉煞太原王之狀。廣陵王曰：「永安手翦強臣，非爲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謂左右「將詔來，朕自作之。」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大慶。肆眚之科，一依恆式。」廣陵杜口八載，至是始言，海內庶士，鹹稱聖君。於是封長廣爲東海王。世隆加儀同三司、尚書令、樂平王，餘官如故。贈太原王相國晉王，加九錫，立廟於芒嶺首陽。上舊有周公廟，世隆欲以太原王功比周公，故立此廟。廟成，爲火所災。有一柱焚之不盡，後三日雷雨震電，霹靂擊爲數段。柱下石及廟瓦皆碎於山下。覆命百官議太原王配饗。司直劉季明議雲不合。世隆問其故，季明曰：「若配世宗，於宣武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莊帝，爲臣不終，爲莊帝所戮。以此論之，無所配也。」世隆怒曰：「卿亦合死。」季明曰：「下官既爲議臣，依禮而言。不合聖心，俘翦惟命。」議者鹹嘆季明不避強御，莫不嘆伏焉。世隆既有忿言，季明終得無患。初，世隆北叛，莊帝遣安東將軍史仵龍、平北將軍楊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領，侍中源子恭鎮河內。及爾朱兆馬首南向，仵龍、文義等率衆先降。子恭見仵龍、文義等降，亦望風潰散。兆遂乘勝逐北，直入京師，兵及闕下，矢流王室。至是論功，仵龍、文義各封一千戶。廣陵王曰：「仵龍、文義於王有勳，於國無功。」竟不許。時人稱帝剛直。彭城王爾朱仲遠，世隆之兄也，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瑗爲西兗州刺史，先用後表。廣陵答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世隆侍宴，帝每言：「太原王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罪有合死。」世隆等愕然。自是已後，不敢復入朝。輒專擅國權，兇慝滋甚。坐持臺省，家總萬機。事無大小，先至隆第，然後施行。天子拱己南面，無所幹預。

永熙元年，平陽王入纂大業，始造五層塔一所。平陽王，武穆王少子。

詔中書侍郎魏收等爲寺碑文。至二年二月五日土木畢工，帝率百僚作萬僧會。其日寺門外有石象無故自動，低頭復舉，竟日乃止。帝躬來禮拜，怪其詭異。中書舍人盧景宣曰：「石立社移，上古有此，陛下何怪也？」帝乃還宮。七月中，帝爲侍中斛斯椿所使，奔於長安。至十月終，而京師遷鄴焉。

## 景寧寺

景寧寺，太保司徒公楊椿所立也。在青陽門外三里御道南，所謂景寧裏也。高祖遷都洛邑，椿創居此裏，遂分宅爲寺，因以名之。制飾甚美，綺柱朱簾。椿弟慎，冀州刺史，慎弟津，司空，並立性寬雅，貴義輕財。四世同居，一門三從，朝貴義居，未之有也。普泰中爲爾朱世隆所誅，後舍宅爲建中寺。

出青陽門外三里，御道北有孝義裏。裏西北角有蘇秦冢。冢旁有寶明寺。衆僧常見秦出入此冢，車馬羽儀，若今宰相也。

孝義裏東，即是洛陽小市。北有車騎將軍張景仁宅。景仁，會稽山陰人也。正光年初，從蕭寶夤歸化，拜羽林監，賜宅城南歸正裏，民間號爲吳人坊，南來投化者多居其內。近伊洛二水，任其習御。裏三千餘家，自立巷市。所賣口味，多是水族，時人謂爲魚鱉市也。景仁住此以爲恥，遂徙居孝義裏焉。時朝廷方欲招懷荒服，待吳兒甚厚，褰裳渡於江者，皆居不次之位。景仁無汗馬之勞，高官通顯。永安二年，蕭衍遣主書陳慶之送北海入洛陽僭帝位。慶之爲侍中。景仁在南之日與慶之有舊，遂設酒引邀慶之過宅。司農卿蕭彪、尚書右丞張嵩並在其坐，彪亦是南人。唯有中大夫楊元慎、給事中大夫王〈日旬〉是中原士族。慶之因醉謂蕭張等曰：「魏朝甚盛，猶曰五胡，正朔相承，當在江左，秦朝玉璽，今在梁朝。」元慎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溼墊，攢育蟲蟻，疆土瘴癘，蛙黽共穴，人鳥同羣。短髮之君，無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稟蕞陋之質。浮於三江，棹於五湖。禮樂所不沾，憲章弗能革。雖復秦餘漢罪，雜以華音，復閩楚難言，不可改變。雖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劉劭殺父於前，休龍淫母於後，見逆人倫，禽獸不異。加以山陰請婿賣夫，朋淫於家，不顧譏笑。卿沐其遺風，未沾禮化，所謂陽翟之民不知癭之爲醜。我魏膺籙受圖，定鼎嵩洛，五山爲鎮，四海爲家。移風易俗之典，與五帝而並跡，禮樂憲章之盛，凌百王而獨高。豈卿魚鱉之徒，慕義來朝，飲我池水，啄我稻粱，何爲不遜，以至於此？」慶之等見元慎清詞雅句，縱橫奔發，杜口流汗，合聲不言。於後數日，慶之遇病，心上急痛，訪人解治。元慎自雲能解，慶之遂憑元慎。元慎即口含水噀慶之曰：「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語則阿傍。菰稗爲飯，茗飲作漿，呷啜蓴羹，唼嗍蟹黃，手把豆蔻，口嚼梹榔。乍至中土，思憶本鄉，急手速去，還爾丹陽。若其寒門之鬼，□頭猶脩，網魚漉鱉，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捃拾雞頭，蛙羹蚌臛，以爲膳羞。布袍芒履，倒騎水牛。沅湘江漢，鼓棹遨遊，隨波溯浪，噞喁沈浮，白苧起舞，揚波發謳。急手速去，還爾揚州。」慶之伏枕曰：「楊君見辱深矣。」自此後，吳兒更不敢解語。北海尋伏誅。其慶之還奔蕭衍，用爲司州刺史，欽重北人，特異於常。朱異怪復問之。曰：「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爲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慶之因此羽儀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競相模楷，褒衣博帶，被及秣陵。元慎，弘農人，晉冀州刺史嶠六世孫。曾祖泰，從宋武入關，爲上洛太守七年，背僞來朝，明［元］帝賜爵臨晉侯，廣武郡、陳郡太守，贈涼州刺史，諡烈侯。祖撫，明經，爲中博士。父辭，自得丘壑，不事王侯。叔父許，河南令、蜀郡太守。世以學行著聞，名高州里。元慎情尚卓逸，少有高操，任心自放，不爲時羈。樂水愛山，好遊林澤。博識文淵，清言入神，造次應對，莫有稱者。讀老莊，善言玄理。性嗜酒，飲至一石，神不亂常。慷慨嘆不得與阮籍同時生。不願仕宦，爲中散，常辭疾退閒，未常脩敬諸貴，亦不慶弔親知。貴爲交友，故時人弗識也。或有人慕其高義，投刺在門，元慎稱疾高臥。加以意思深長，善於解夢。孝昌年，廣陽王元淵初除儀同三司，總衆十萬討葛榮，夜夢著袞衣，倚槐樹而立，以爲吉徵。問於元慎。曰：「三公之祥。」淵甚悅之。元慎退還，告人曰：「廣陽死矣！」槐字是木傍鬼，死後當得三公。廣陽果爲葛榮所殺，追贈司徒公。終如其言。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雁，以問元慎。元慎曰：「卿執羔，大夫執雁，君當得大夫之職。」俄然令伯除爲諫議大夫。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問於元慎。［元慎］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有功封城陽侯。元慎解夢，義出萬途，隨意會情，皆有神驗。雖令與後小乖，按令今百里，即是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爲妙著，時人譬之周宣。及爾朱兆入洛陽，即棄官與華陰隱士王騰周遊上洛山。

孝義裏東市北殖貨裏。裏有太常民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爲業。永安年中，胡殺豬，豬忽唱乞命，聲及四鄰。鄰人謂胡兄弟相毆鬥而來觀之，乃豬也。胡即舍宅爲歸覺寺，閤家人入道焉。普泰元年，此寺金像生毛，眉發悉皆具足。尚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廣陵被廢死。

# 洛陽伽藍記卷第三 ◎城南

## 景明寺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景明年中立，因以爲名。

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

其寺東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卻負帝城，青林垂影，綠水爲文，形勝之地，爽塏獨美。山懸堂光觀盛，一千餘間。復殿重房，交疏對霤，青臺紫閣，浮道相通。雖外有四時，而內無寒暑。房檐之外，皆是山池。竹松蘭芷，垂列堦墀，含風團露，流香吐馥。至正光年中，太后始造七層浮圖一所，去地百仞。是以邢子才碑文雲「俯聞激電，旁屬奔星」是也。

莊飾華麗，侔於永寧。金盤寶鐸，煥爛霞表。

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黃甲紫鱗，出沒於蘩藻，或青鳧白雁，浮沈於綠水。<石輦>磑舂簸，皆用水功。伽藍之妙，最得稱首。

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像皆來此寺，尚書祠曹錄像凡有一千餘軀。至八日，以次入宣陽門，向閶闔宮前受皇帝散花。於時金花映日，寶蓋浮雲，幡幢若林，香菸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比。名僧德衆，負錫爲羣，信徒法侶，持花成藪。車騎填咽，繁衍相傾。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國。

至永熙年中，始詔國子祭酒邢子才爲寺碑文。子才，河間人也。志性通敏，風情雅潤，下帷覃思，溫故知新，文宗學府，騰班馬而孤上；英規勝範，凌許郭而獨高。是以衣冠之士，輻湊其門，懷道之賓，去來滿室。升其堂者，若登孔氏之門；沾其賞者，猶聽東吳之句。籍甚當時，聲馳遐邇。正光末，解褐爲世宗挽郎，奉朝請。尋進中書侍郎、黃門[侍郎]。子才洽聞博見，無所不通，軍國制度，罔不訪及。自王室不靖，虎門業廢。後遷國子祭酒，謨訓上庠。子才罰惰賞勤，專心勸誘，青領之生，竟懷雅術。洙、泗之風，茲焉復盛。永熙年末，以母老辭，帝不許之。子才恪請，辭情懇至，涕淚俱下，帝乃許之。詔以光祿大夫歸養私庭，所在之處，給事力五人，歲一朝，以備顧問。王侯祖道，若漢朝之送二疏。暨皇居徙鄴，民訟殷繁，前革後沿，自相與奪，法吏疑獄，簿領成山。乃敕子才與散騎常侍溫子昇撰《麟趾新制》十五篇。省府以之決疑，州郡用爲治本。武定中，除驃騎大將軍、西兗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後徵爲中書令。時戎馬在郊，朝廷多事，國禮朝儀，鹹自子纔出。所制詩賦詔策章表碑頌讚記五百篇，皆傳於世。鄰國欽其模楷，朝野以爲美談也。

## 大統寺

大統寺，在景明寺西，即所謂利民裏。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略宅。每夜見赤光行於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斤，銘雲：「蘇秦家金，得者爲吾造功德。」顯略遂造招福寺。人謂此地是蘇秦舊宅。當時元義秉政，聞其得金，就略索之，以二十斤與之。衒之按：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應是碑銘之類，頌其聲跡也。

秦太上公寺

東有秦太上公二寺，在景明南一里。西寺，太后所立；東寺，皇姨所建。併爲父追福，因以名之。時人號爲雙女寺。

並門鄰洛水，林木扶疏，布葉垂陰。各有五層浮圖一所，高五十丈，素採畫工，比於景明。至於六齋，常有中黃門一人監護，僧舍襯施供具，諸寺莫及焉。

寺東有靈臺一所，基址雖頹，猶高五丈餘，即是漢光武帝所立者。靈臺東辟雍，是魏武所立者。至我正光中造明堂於辟雍之西南，上圓下方，八窗四闥。汝南王復造磚浮圖於靈臺之上。孝昌初，妖賊四侵，州郡失據。朝廷設募徵格於堂之北，從戎者拜曠掖將軍、偏將軍、裨將軍。當時甲冑之士，號明堂隊。時虎賁駱子淵者，自雲洛陽人。昔孝昌年戍在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子淵附書一封，令達其家，雲：「宅在靈臺南，近洛河，卿但是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靈臺南，了無人家可問。徙倚欲去。忽見一老翁來問，從何而來，徬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翁雲：「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既坐，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具備。飲訖，辭還，老翁送元寶出雲：「後會難期，以爲悽恨！」別甚殷勤。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岸對水，淥波東傾，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 報德寺

報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爲馮太后追福。

在開陽門外三里。

開陽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蹟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

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贊學》碑一所，並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碑。高祖題爲勸學裏。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於鄴。

裏有文覺、三寶、寧遠三寺。週迴有園，珍果出焉，有大谷梨承光之柰。承光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於京師。

## 正覺寺

勸學裏東有延賢裏，裏內有正覺寺，尚書令王肅所立也。肅字公懿，琅琊人也。僞齊雍州刺史奐之子也。贍學多通，才辭美茂，爲齊祕書丞，太和十八年背逆歸順。時高祖新營洛邑，多所造制，肅博識舊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賢之名，因肅立之。肅在江南之日，聘謝氏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以贈之。其詩曰：「本爲箔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雲：「針是貫線物，目中恆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衲故時。」肅甚有愧謝之色，遂造正覺寺以憩之。肅憶父非理受禍，常有子胥報楚之意，卑身素服，不聽音樂，時人以此稱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道肅一飲一斗，號爲漏卮。經數年已後，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卿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乃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甚是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舉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瓨，屠兒割肉與秤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雲工，妓兒擲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字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彭城王謂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謂曰：「卿明日顧我，爲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爲酪奴。時給事中劉縞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縞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裏內有學顰之婦，以卿言之，即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吳奴，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宴會雖設茗飲，皆恥不復食，唯江表殘民遠來降者好之。後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歸降，時元義欲爲之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義意，答曰：「下官生於水鄉，而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元義與舉坐之客皆笑焉。

## 龍華寺

龍華寺，廣陵王所立也。追聖寺，北海王所立也。並在報德寺之東。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京師寺皆種雜果，而此三寺園林茂盛，莫之與爭。

宣陽門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橋，所謂永橋也。神龜中，常景爲《汭頌》。其辭曰：「浩浩大川，泱泱清洛，導源熊耳，控流巨壑，納穀吐伊，貫周淹亳，近達河宗，遠朝海若。兆唯洛食，實曰土中，上應張柳，下據河嵩。寒暑攸葉，日月載融，帝世光宅，函夏同風。前臨少室，卻負太行，制巖東邑，峭峘西疆。四險之地，六達之莊，恃德則固，失道則亡。詳觀古列，考見丘墳，乃禪乃革，或質或文。周餘九列，漢季三分，魏風衰晚，晉景雕曛。天地發揮，圖書受命，皇建有極，神功無競。魏籙仰天，玄符握鏡。璽運會昌，龍圖受命。乃睠書軌，永懷保定。敷茲景跡，流美洪模，襲我冠冕，正我神樞。水陸兼會，周鄭交衢。爰勒洛汭，敢告中區。」

南北兩岸有華表，舉高二十丈，華表上作鳳凰似欲沖天勢。

永橋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東有四夷館，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道西有四夷裏，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已後，賜宅歸正裏。景明初，僞齊建安王蕭寶寅來降，封會稽公，爲築宅於歸正裏。後進爵爲齊王，尚南陽長公主。寶寅恥與夷人同列，令公主啓世宗，求入城內，世宗從之，賜宅於永安裏。正光四年中，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來降，處金陵館，爲築宅歸正裏，正德舍宅爲歸正寺。

北夷來附者處燕然館，三年已後，賜宅歸德里。正光元年，蠕蠕主鬱久閭阿那肱來朝，執事者莫知所處。中書舍人常景議雲：「咸寧中，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可班郍肱蕃王儀同之間。」朝廷從其議。又處之燕然館，賜宅歸德里。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雁臣。

東夷來附者，處扶桑館，賜宅慕化裏。西夷來附者，處崦嵫館，賜宅慕義裏。自蔥嶺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門巷修整，閶闔填列。青槐蔭陌，綠柳垂庭。天下難得之貨，鹹悉在焉。別立市於洛水南，號曰四通市，民間謂永橋市。伊洛之魚，多於此賣，士庶須膾，皆詣取之。魚味甚美。京師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

永橋南道東有白象、獅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陀羅國胡王所獻。背施五采屏風、七寶坐牀，容數人，真是異物。常養象於乘黃曹，象常壞屋敗牆，走出於外。逢樹即拔，遇牆亦倒。百姓驚怖，奔走交馳。太后遂徙象於此坊。獅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爲逆賊万俟醜奴所獲，留於寇中。永安末，醜奴破滅，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彧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帝在華林園觀之，於是虎豹見獅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視。園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帝令取試之。虞人牽盲熊至，聞獅子氣，驚怖跳踉，曳鎖而走。帝大笑。普泰元年，廣陵王即位，詔曰：「禽獸囚之，則違其性，宜放還山林。」獅子亦令送歸本國。送獅子者以波斯道遠，不可送達，遂在路殺獅子而返。有司糾劾，罪以違旨論，廣陵王曰：「豈以獅子而罪人也？」遂赦之。

## 菩提寺

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義裏。沙門達多發冢取磚，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爲妖異，謂黃門侍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否？」紇曰：「昔魏時發冢，得霍光女婿範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此不足爲異也。」後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準財裏。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下十有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飯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後即遣門下錄事張雋詣阜財裏，訪涵父母，果得崔暢，其妻魏氏。雋問暢曰：「卿有兒死否？」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死。」雋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中，主上故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曏者謬言。」雋還，具以實陳聞，後雋遣送涵回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謂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手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逵路，遇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奉終裏，裏內之人，多賣送死人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作柏木棺，勿以桑木爲欀。」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訴稱：是柏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柏棺，桑木爲欀。』遂不免。」京師聞此，柏木踊貴。人疑賣棺者貨涵發此等之言也。

## 高陽王寺

高陽王寺，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御道西。雍爲爾朱榮所害也，舍宅以爲寺。正光中，雍爲丞相，給輿、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壁丹楹，窈窕連亙，飛檐反宇，轇轕周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則鳴騶御道，文物成行，鐃吹響發，笳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擊築吹笙，絲管迭奏，連宵盡日。其竹林魚池，侔於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雍嗜口味，厚自奉養，一食必以數萬錢爲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崇爲尚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吝，惡衣粗食。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崇客李元佑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佑曰：「二九一十八。」聞者大笑，世人即以爲譏罵。及雍薨後，諸妓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爲《明妃出塞》之曲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衛將軍原士康爲側室，宅近青陽門。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曰：「王有二美姬，一名脩容，二名豔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脩容亦能爲《綠水歌》，豔姿善《火鳳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遂常令徐歌《綠水》、《火鳳》之曲焉。

高陽宅北有中甘裏。裏內潁川荀子文，年十三，幼而聰辨，神情卓異，雖黃琬、文舉無以加之。正光初，廣宗潘崇和講《服氏春秋》於城東昭義裏，子文攝齊北面，就和受道。時趙郡李才問子文曰：「荀生住在何處？」子文對曰：「僕住在中甘裏。」才曰：「何爲住城南？」城南有四夷館，才以此譏之。子文對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才無以對之。崇和曰：「汝、穎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錘，信非虛言也。」舉學皆笑焉。

## 崇虛寺

崇虛寺，在城西，即漢之濯龍園也。延熹九年，桓帝祠老子於濯龍園，設華蓋之座，用郊天之樂，此其地也。

高祖遷京之始，以地給民，憩者多見妖怪，是以人皆去之，遂立寺焉。

# 洛陽伽藍記卷第四 ◎城西

## 衝覺寺

衝覺寺，太傅清河王懌舍宅所立也，在西明門外一里御道北。懌，親王之中，最有名行，世宗愛之，特隆諸弟。延昌四年世宗崩，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並受遺詔，輔翼孝明。時帝始年六歲，太后代摠萬幾，以懌明德茂親，體道居正，事無大小，多諮詢之。是以熙平、神龜之際，勢傾人主，第宅豐大，逾於高陽。西北有樓，出凌雲臺，俯臨朝市，目極京師，古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也。樓下有儒林館、延賓堂，形制並如清暑殿。土山釣池，冠於當世。斜峯入牖，曲沼環堂，樹響飛嚶，階叢花葯。懌愛賓客，重文藻，海內才子，莫不輻輳。府僚臣佐，並選雋民。至於清晨明景，騁望南臺，珍羞具設，琴笙並奏，芳醴盈罍，佳賓滿席。使梁王愧兔園之遊，陳思慚雀臺之燕。正光初，元乂秉權，閉太后於後宮，薨懌於下省。孝昌元年，太后還總萬機，追贈懌太子太師、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輓歌二部，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諡曰文獻。圖懌像於建始殿。拔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爲黃門侍郎，徙王國三卿爲執戟者，近代所無也。

爲文獻追福，建五層浮圖一所，工作與瑤光寺相似也。

## 宣忠寺

宣忠寺，侍中司州牧城陽王徽所立也，在西陽門外一里御道南。

永安中，北海入洛，莊帝北巡，自餘諸王，各懷二望，惟徽獨從莊帝至長子城。大兵阻河，雌雄未決，徽願入洛陽，舍宅爲寺。及北海敗散，國道重暉，遂舍宅焉。永安末，莊帝謀殺爾朱榮，恐事不果，請計於徽。徽曰：「以生太子爲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曰：「後懷孕未十月，今始九月，可爾已不？」徽曰：「婦生產子，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爲怪。」帝納其謀，遂唱生太子，遣徽特至太原王第，告雲皇儲誕育。值榮與上黨王天穆博戲，徽脫榮帽，懽舞盤旋。徽素大度量，喜怒不形於色，繞殿內外懽叫，榮遂信之，與穆併入朝。莊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然後行事。榮、穆既誅，拜徽太師司馬，餘官如故，典統禁兵，偏被委任。及爾朱兆擒莊帝，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祖仁一門刺史，皆是徽之將校，以有舊恩，故往投之。祖仁謂子弟等曰：「時聞爾朱兆募城陽王甚重，擒獲者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遂斬送之。徽初投祖仁家，齎金一百斤、馬五十疋，祖仁利其財貨，故行此事。所得金馬，緦親之內均分之。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矣。兆得徽首，亦不勳賞祖仁。兆忽夢徽雲：「我有黃金二百斤、馬一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悟覺，即自思量：城陽祿位隆重，未聞清貧，常自入其家採掠，本無金銀，此夢或真。至曉掩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雲：「實得金一百斤，馬五十疋。」兆疑其藏隱，依夢徵之。祖仁諸房素有金三十斤，馬三十疋，盡送致兆，猶不充數。兆乃發怒捉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鞭捶之，以及於死。時人以爲交報。楊衒之雲：「崇善之家，必有餘慶；積禍之門，殃所畢集。祖仁負恩反噬，貪貨殺徽，徽即託夢增金馬，假手於兆，還以斃之。使祖仁備經楚撻，窮其塗炭，雖魏侯之笞田蚡，秦主之刺姚萇，以此論之，不能加也。」

## 宣忠寺 東王典御寺

宣忠寺東王典御寺，閹官王桃湯所立也。時閹官伽藍皆爲尼寺，唯桃湯獨造僧寺，世人稱之英雄。

門有三層浮屠一所，工逾昭義。宦者招提，最爲入室。至於六齋，常擊鼓歌舞也。

## 白馬寺

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教入中國之始。

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帝夢金神，長丈六，項背日月光明。胡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經像焉。時以白馬負經而來，因以爲名。

明帝崩，起祗洹於陵上。自此以後，百姓冢上或作浮圖焉。

寺上經函，至今猶存。常燒香供養之，經函時放光明，耀於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如仰真容。浮屠前，荼林蒲萄異於餘處，枝葉繁衍，子實甚大。荼林實重七斤，蒲萄實偉於棗，味並殊美，冠於中京。帝至熟時，常詣取之。或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爲奇味。得者不敢輒食，乃歷數家。京師語曰：「白馬甜榴，一實直牛。」有沙門寶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形貌醜陋，心機通達，過去未來，預睹三世。發言似讖，不可得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聞之，問以世事。寶公曰：「把粟與雞呼朱朱。」時人莫之能解。建義元年，後爲爾朱榮所害，始驗其言。時亦有洛陽人趙法和請佔早晚當有爵否。寶公曰：「大竹箭，不須羽。東廂屋，急手作。」時不曉其意。經十餘日，法和父喪。大竹箭者，苴杖；東廂屋者，倚廬。造《十二辰歌》，終其言也。

## 寶光寺

寶光寺，在西陽門外御道北。有三層浮圖一所，以石爲基，形制甚古，畫工雕刻。隱士趙逸見而嘆曰：「晉朝石塔寺，今爲寶光寺也！」人問其故，逸曰：「晉朝三十二寺盡皆湮滅，唯此寺獨存。」指園中一處，曰：「此是浴堂，前五步，應有一井。」衆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雖填塞，磚口如初，浴堂下猶有石數十枚。當時園地平衍，果菜蔥青，莫不嘆息焉。園中有一海，號「咸池」。葭菼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羅生其旁。京邑士子，至於良辰美日，休沐告歸，徵友命朋，來遊此寺。雷車接軫，羽蓋成陰。或置酒林泉，題詩花圃，折藕浮瓜，以爲興適。

普泰末，雍州刺史隴西王爾朱天光摠士馬於此寺。寺門無何都崩，天光見而惡之。其年天光戰敗，斬於東市也。

## 法雲寺

法雲寺，西域烏場國胡沙門曇摩羅所立也。在寶光寺西，隔牆並門。摩羅聰慧利根，學窮釋氏。至中國，即曉魏言隸書，凡聞見，無不通解，是以道俗貴賤，同歸仰之。作祗洹寺一所，工制甚精。

佛殿僧房，皆爲胡飾。丹素炫彩，金玉垂輝，摹寫真容，似丈六之見鹿苑；神光壯麗，若金剛之在雙林。伽藍之內，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京師沙門好胡法者，皆就摩羅受持之。戒行真苦，難可揄揚。祕咒神驗，閻浮所無。咒枯樹能生枝葉，咒人變爲驢馬，見之莫不忻怖。西域所齎舍利骨及佛牙經像皆在此寺。

寺北有侍中尚書令臨淮王彧宅。彧博通典籍，辨慧清悟，風儀詳審，容止可觀。至三元肇慶，萬國齊臻，金蟬曜首，寶玉鳴腰，負荷執笏，逶迤複道，觀者忘疲，莫不歎服。彧性愛林泉，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揚，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遊後園，僚寀成羣，俊民滿席。絲桐發響，羽觴流行，詩賦並陳，清言乍起，莫不飲其玄奧，忘其褊郄焉。是以入彧室者，謂登仙也。荊州秀才張斐常爲五言，有清拔之句雲：「異林花共色，別樹鳥同聲。」彧以蛟龍錦賜之，亦有得緋緋綾者。唯河東裴子明爲詩不工，罰酒一石。子明八斗而醉眠，時人譬之山濤。及爾朱兆入京師，彧爲亂兵所害，朝野痛惜焉。

出西陽門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陽大市，週迴八里。市南有皇女臺，漢大將軍梁冀所造，猶高五丈餘。景明中比丘道恆立靈仙寺於其上。臺西有河陽縣，臺東有侍中侯剛宅。市西北有土山魚池，亦冀之所造。即漢書所謂：「採土築山，十里九阪，以象二崤」者。

市東有通商、達貨二里。裏內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爲生，資財鉅萬。有劉寶者，最爲富室。州郡都會之處皆立一宅，各養馬十疋，至於鹽粟貴賤，市價高下，所在一例。舟車所通，足跡所履，莫不商販焉。是以海內之貨，鹹萃其庭，產匹銅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樓觀出雲，車馬服飾擬於王者。

市南有調音、樂律二里。裏內之人，絲竹謳歌，天下妙伎出焉。有田僧超者，善吹笳，能爲《壯士歌》、《項羽吟》，徵西將軍崔延伯甚愛之。正光末，高平失據，虎吏充斥。賊帥万俟醜奴寇暴涇岐之間，朝廷爲旰食，詔延伯總步騎五萬討之。延伯出師於洛陽城西張方橋，即漢之夕陽亭也。時公卿祖道，車騎成列。延伯危冠長劍耀武於前，僧超吹《壯士笛曲》於後，聞之者懦夫成勇，劍客思奮。延伯膽略不羣，威名早著，爲國展力，二十餘年，攻無全城，戰無橫陳，是以朝廷傾心送之。延伯每臨陣令僧超爲《壯士聲》，甲冑之士莫不踊躍。延伯單馬入陣，旁若無人，勇冠三軍，威鎮戎豎。二年之間，獻捷相繼。醜奴募善射者射僧超，亡，延伯悲惜哀慟，左右謂伯牙之失鍾子期不能過也。後延伯爲流矢所中，卒於軍中。於是五萬之師，一時潰散。

市西有延酤、治觴二里。裏內之人多醞酒爲業。河東人劉白墮善能釀酒。季夏六月，時暑赫晞，以甖貯酒，暴於日中，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而醉，經月不醒。京師朝貴多出郡登藩，遠相餉饋，逾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蕃，路逢賊盜，飲之即醉，皆被擒獲，因覆命「擒奸酒」。遊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唯畏白墮春醪。

市北慈孝、奉終二里。裏內之人以賣棺槨爲業，賃輀車爲事。有輓歌孫巖，娶妻三年，不脫衣而臥。巖因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毛長三尺，似野狐尾。巖懼而出之。妻臨去，將刀截巖發而走，鄰人逐之，變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餘人。初變婦人，衣服靚妝，行於道路，人見而悅近之，皆被截髮。當時有婦人着綵衣者，人皆指爲狐魅。熙平二年四月有此，至秋乃止。

別有阜財、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對出，重門啓扇，閣道交通，迭相臨望。金銀錦繡，奴婢緹衣，五味八珍，僕隸畢口。神龜年中，以工商上僣，議不聽金銀錦繡。雖立此制，竟不施行。

## 開善寺

阜財裏內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納河內人向子集爲夫，雖雲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氏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弦而倒，即變爲桃人。所騎之馬亦變爲茅馬，從者數人盡化爲蒲人。梁氏惶懼，舍宅爲寺。

南陽人侯慶有銅像一軀，可高丈餘。慶有牛一頭，擬貨爲金色，遇急事，遂以牛他用之。經二年，慶妻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醜多以償金色焉。」馬氏悟覺，心不遑安。至曉，醜多得病而亡。慶年五十，唯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醜多亡日，像自然金色，光照四鄰。一里之內，鹹聞香氣。僧俗長幼，皆來觀睹。尚書右僕射元稹聞裏內頻有怪異，遂改阜財裏爲齊諧裏也。

自延酤以西，張方溝以東，南臨洛水，北達芒山，其間東西二里，南北十五里，併名爲壽丘裏，皇宗所居也。民間號爲王子坊。當時四海晏清，八荒率職，縹囊紀慶，玉燭調辰，百姓殷阜，年登俗樂。鰥寡不聞犬豕之食，焭獨不見牛馬之衣。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榭，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柏冬青。而河間王琛最爲豪首。常與高陽爭衡，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繢爲繩。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爲團扇歌、隴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寇也？」即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琛在秦州，多無政績，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驥」。次有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鎖環，諸王服其豪富。琛常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掖，畫卵雕薪，況我大魏天王，不爲華侈？」造迎風館於後園，窗戶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檐，伎女樓上，坐而摘食。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甕百餘口，甌檠盤盒稱是。自餘酒器，有水晶鉢、瑪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羅霧縠，充積其內，繡纈、綾、絲彩、越葛、錢絹等，不可數計。琛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志欲無限，見之惋嘆，不覺生疾，還家臥三日不起。江陽王繼來省疾，謂曰：「卿之財產，應得抗衡，何爲歎羨，以至於此？」融曰：「常謂高陽一人，寶貨多於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融乃蹶起，置酒作樂。於時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於廊者，不可較數。及太后賜百官負絹，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稱力而去。唯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任，蹶倒傷踝。（太后即不與之，令其空出，時人笑焉。）侍中崔光止取兩匹，太后問：「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疋，所獲多矣。」朝貴服其清廉。

經河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爲寺。壽丘里閭，列剎相望，祗洹鬱起，寶塔高凌。四月初八日，京師士女多至河間寺。觀其廊廡綺麗，無不嘆息，以爲蓬萊仙室亦不是過。入其後園，見溝瀆蹇產，石磴嶕嶢，朱荷出池，綠萍浮水，飛樑跨閣，高樹出雲，鹹皆唧唧，雖梁王兔苑想之不如也。

## 追先寺

追先寺，侍中尚書令東平王略之宅也。略生而岐嶷，幼則老成。博洽羣書，好道不倦。神龜中爲黃門侍郎。元乂專政，虐加宰輔。略密與其兄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欲起義兵，問罪君側，雄規不就，釁起同謀。略兄弟四人，並罹塗炭。唯略一身逃命江左。蕭衍素聞略名，見其器度寬雅，文學優贍，甚敬重之。謂曰：「洛中如王者幾人？」略對曰：「臣在本朝之日，承乏攝官。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鴛鸞接翼，杞梓成陰，如臣之比，趙諮所云：車載斗量，不可數盡。」衍大笑，乃封略爲中山王，食邑千戶，儀比王子。又除宣城太守，給鼓吹一部，劍卒千人。略爲政清肅，甚有治聲。江東朝貴，侈於矜尚，見略入朝，莫不憚其進止。尋遷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孝昌元年，明帝宥吳人江革，請略歸國。江革者，蕭衍之大將也。蕭衍謂曰：「朕寧失江革，不得無王。」略曰：「臣遭家禍難，白骨未收。乞還本朝，敘錄存沒。」因即悲泣，衍哀而遣之。乃賜錢五百萬，金二百斤，銀五百斤，錦繡寶玩之物，不可稱數。親帥百官送於江上，作五言詩贈者百餘人。凡見禮敬如此比。略始濟淮，明帝拜略侍中，義陽王，食邑千戶。略至闕，詔曰：「昔劉蒼好善，利建東平，曹植能文，大啓陳國，是用聲彪盤石，義鬱維城。侍中義陽王略體自藩華，門勳夙著，內潤外朗，兄弟偉如。既見義忘家，捐生殉國，永言忠烈，何日忘之？往雖弛擔爲梁，今便言旋闕下，有志有節，能始能終，方傳美丹青，懸諸日月。略前未至之日，即心立稱，故封義陽。然國既邊地，寓食他邑，求之二三，未爲盡善，宜比德均封，追芳曩烈。可改封東平王，戶數如前。」尋進尚書令、儀同三司，領國子祭酒，侍中如故。略從容閒雅，本自天資，出南入北，轉復高邁。言論動止，朝野師模。建義元年薨於河陰，贈太保，諡曰 「文貞」。嗣王景式舍宅爲此寺。

## 融覺寺

融覺寺，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在閶闔門外御道南。有五層浮圖一所，與衝覺寺齊等。佛殿僧房，充溢三里。比丘曇謨最善於禪學，講《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天竺國胡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爲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諸夷號爲羅漢，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傳真教，不能過也。流支讀曇謨最《大乘義章》，每彈指讚歎，唱言微妙。即爲胡書寫之，傳之於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曇謨最爲東方聖人。

## 大覺寺

大覺寺，廣平王懷舍宅［立］也，在融覺寺西一里許。北瞻芒嶺，南眺洛汭，東望宮闕，西顧旗亭，禪皋顯敞，實爲勝地。是以溫子升碑雲：「面水背山，左朝右市」是也。

懷所居之堂，上置七佛，林池飛閣，比之景明。至於春風動樹，則蘭開紫葉，秋霜降草，則菊吐黃花。名僧大德，寂以遣煩。永熙年中，平陽王即位，造磚浮圖一所，是土石之工，窮精極麗，詔中書舍人溫子升以爲文也。

## 永明寺

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覺寺東。時佛法經像盛於洛陽，異國沙門，鹹來輻輳，負錫持經，適茲樂土。世宗故立此寺以憩之。房廡連亙，一千餘間。庭列脩竹，檐拂高松，奇花異草，駢闐堦砌。百國沙門，三千餘人。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盡天地之西垂，耕耘績紡，百姓野居，邑屋相望，衣服車馬，擬儀中國。南中有歌營國，去京師甚遠，風土隔絕，世不與中國交通，雖二漢及魏亦未曾至也。今始有沙門菩提拔陀至焉。自雲：「北行一月日，至勾稚國。北行十一日，至典孫國。從典孫國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國。方五千裏，南夷之國，最爲強大。民戶殷多，出明珠金玉及水精珍異，饒梹榔。從扶南國北行一月，至林邑國。出林邑，入蕭衍國。」拔陀至楊州，歲餘，隨楊州比丘法融來至京師。京師沙門問其南方風俗，拔陀雲：「有古奴調國，乘四輪馬爲車。斯調國出火浣布，以樹皮爲之，其樹入火不燃。凡南方諸國，皆因城郭而居，多饒珍麗。民俗淳善，質直好義，亦與西域、大秦、安息、身毒諸國交通往來，或三方四方，浮浪乘風，百日便至。率奉佛教，好生惡煞。」

寺西有宜年裏。裏內有陳留王景皓、侍中安定公胡元吉等二宅。景皓者，河州刺史陳留莊王祚之子。立性虛豁，少有大度，愛人好士，待物無遺。夙善玄言道家之業，遂舍半宅安置佛徒，演唱大乘數部。並進京師大德超、光、<日延>、榮四法師，三藏胡沙門菩提流支等鹹預其席。諸方伎術之士，莫不歸赴。時有奉朝請孟仲暉者，武城人也。父賓，金城太守。暉志性聰明，學兼釋氏，四諦之義，窮其旨歸。恆來造第，與沙門論議，時號爲玄宗先生。暉遂造人中夾紵像一軀，相好端嚴，希世所有。置皓前廳，須臾彌寶坐。永安二年中，此像每夜行繞其坐，四面腳跡，隱地成文。於是士庶異之，鹹來觀矚。由是發心者，亦復無量。永熙三年秋，忽然自去，莫知所之。其年冬，而京師遷鄴。武定五年，暉爲洛州開府長史，重加採訪，寥無影跡。

出閶闔門城外七里，有長分橋。

中朝時以穀水浚急，注於城下，多壞民家，立石橋以限之，長則分流入洛，故名曰長分橋。或雲：「晉河間王在長安，遣張方徵長沙王，營軍於此，因名爲張方橋也。」未知孰是。今民間訛語，號爲張夫人橋。

朝士送迎，多在此處。

長分橋西，有千金堰。計其水利，日益千金，因以爲名。

昔都水使者陳勰所造，令備夫一千，歲恆修之。

# 洛陽伽藍記卷第五 ◎城北

## 禪虛寺

禪虛寺，在大夏門［外］御道西。寺前有閱武場，歲終農隙，甲士習戰，千乘萬騎，常在於此。有羽林馬僧相善牴角戲，擲戟與百尺樹齊等。虎賁張車渠，擲刀出樓一丈。帝亦觀戲在樓，恆令二人對爲角戲。

中朝時宣武場在大夏門東北，今爲光風園，苜蓿生焉。

## 凝圓寺

凝圓寺，閹官濟州刺史賈璨所立也。在廣莫門外一里御道東，所謂永平裏也。注：即漢太上王廣處。遷京之初，創居此裏，值母亡，舍以爲寺。

地形高顯，下臨城闕。房廡精麗，竹柏成林，實是淨行息心之所也。王公卿士來遊觀爲五言者，不可勝數。

洛陽城東北有上商裏，殷之頑民所居處也，高祖名聞義裏。遷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幾刺，竟皆去之。惟有造瓦者止其內，京師瓦器出焉。世人歌曰：「洛城東北上商裏，殷之頑民昔所止。今日百姓造甕子，人皆棄去住者恥。」唯冠軍將軍郭文遠遊憩其中，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謙樂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門閥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過佳！」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凡婢雙聲。」春風曰：「儜奴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

## 宋雲惠生俱使西域

聞義裏有敦煌人宋雲宅，雲與惠生俱使西域也。

神龜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

初發京師，西行四十日，至赤嶺，即國之西疆也，皇魏關防正在於此。赤嶺者，不生草木，因以爲名。其山有鳥鼠同穴。異種共類，鳥雄鼠雌，共爲陰陽，即所謂鳥鼠同穴。

發赤嶺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渾國。路中甚寒，多饒風雪，飛沙走礫，舉目皆滿，唯土谷渾城左右暖於餘處。其國有文字，況同魏。風俗政治，多爲夷法。

從吐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爲土谷渾所吞。今城是土谷渾第二息寧西將軍，總部落三千，以御西胡。

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無雨，決水種麥，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城中圖佛與菩薩，乃無胡貌，訪古老，雲是呂光伐胡所作。從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城傍花果似洛陽，惟土屋平頭爲異也。

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麻女上下結構>城。［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衆僧。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儀容超絕，相好炳然，面恆東立，不肯西顧。父老傳雲：「此像本從南方騰空而來，于闐國王親見禮拜，載像歸，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之，還來本處。即起塔，封四百戶以供灑掃。戶人有患，以金箔貼像所患處，即得陰愈。後人於像邊造丈六像者及諸像塔，乃至數千，懸彩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幅上隸書，多雲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唯有一幅，觀其年號是姚興時幡。

從捍<麻女上下結構>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於闐國。王頭著金冠，似雞幘，頭後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爲飾。威儀有鼓角金鉦，弓箭一具，戟二枝，槊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婦人袴衫束帶，乘馬馳走，與丈夫無異。死者以火焚燒，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居喪者翦發<嫠女換爲刀>面，以爲哀慼。髮長四寸，即就平常。唯王死不燒，置之棺中，遠葬於野，立廟祭祀，以時思之。

于闐王不信佛法。有商胡將一比丘名毗盧旃在城南杏樹下，向王伏罪雲：「今輒將異國沙門來在城南杏樹下。」王聞忽怒，即往看毗盧旃。旃語王曰：「如來遣我來，令王造覆盆浮圖一所，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見佛，當即從命。」毗盧旃鳴鐘告佛，即遣羅睺羅變形爲佛，從空而現真容。王五體投地，即於杏樹下置立寺舍，畫作羅睺羅像，忽然自滅。于闐王更作精舍籠之。令覆甕之影恆出屋外。見之者無不迴向。其中有辟支佛靴，於今不爛，非皮非採，莫能審之。案于闐國境，東西不過三千餘裏。

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人民山居，五穀甚豐。食則面麥，不立屠煞。食肉者以自死肉。風俗言音與于闐相似，文字與波羅門同。其國疆界可五日行遍。

八月初入漢盤陀國界。西行六日，登蔥嶺山。復西行三日，至鉢盂城。三日至不可依山，其處甚寒，冬夏積雪。

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有三百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泛殺商人。盤陀王聞之，舍位與子，向烏場國學婆羅門咒。四年之中，盡得其術。還復王位，復咒池龍。龍變爲人，悔過向王。即徙之蔥嶺山，去此池二千餘裏。今日國王十三世祖［也］。

自此以西，山路欹側，長阪千里，懸崖萬仞，極天之阻，實在於斯。太行、孟門，匹茲非險；崤關、壟阪，方此則夷。自發蔥嶺，步步漸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下，實半天矣！漢盤陀國正在山頂。自蔥嶺已西，水皆西流，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決水以種，聞中國田待雨而種，笑曰：「天何由可共期也？」城東有孟津河，東北流向沙勒。蔥嶺高峻，不生草木。是時八月，天氣已冷，北風驅雁，飛雪千里。

九月中旬入鉢和國。高山深谷，嶮道如常。國王所住，因山爲城。人民服飾，惟有氈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風雪勁切，人畜相依。國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峯。

十月之初，至<喝欠>噠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無城郭，遊軍而治。以氈爲屋，隨逐水草，夏則遷涼，冬則就溫。鄉土不識文字，禮教俱闕。陰陽運轉，莫知其度。年無盈閏，月無大小，用十二月爲一歲。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盡敕勒，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賀。王居大氈帳，方四十步，週迴以氍毹爲壁。王著錦衣，坐金牀，以四金鳳凰爲牀腳。見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詔書。至於設會，一人唱，則客前，後唱，則罷會。唯有此法，不見音樂。

<喝欠>噠國王妃亦著錦衣，長八尺奇，垂地三尺，使人擎之。頭帶一角，長三尺，以玫瑰五色珠裝飾其上。王妃出則輿之，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爲牀，自餘大臣妻皆隨傘，頭亦似有角，團圓垂下，狀似寶蓋。

觀其貴賤，亦有服章。四夷之中，最爲強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殺生血食，器用七寶。諸國奉獻，甚饒珍異。按<喝欠>噠國去京師二萬餘裏。

十一月初入波知國。境土甚狹，七日行過。人民山居，資業窮煎，風俗兇慢，見王無禮。國王出入，從者數人。其國有水，昔日甚淺，後山崩截流，變爲二池。毒龍居之，多有災異。夏喜暴雨，冬則積雪，行人由之，多致難艱。雪有白光，照耀人眼，令人閉目，茫然無見。祭祀龍王，然後平復。

十一月中旬入賒彌國。此國漸出蔥嶺，土田嶢崅，民多貧困。峻路危道，人馬僅通。一直一道，從鉢盧勒國向烏場國，鐵鎖爲橋，懸虛爲渡，下不見底，旁無挽捉，倏忽之間，投軀萬仞，是以行者望風謝路耳。

十二月初入烏場國。北接蔥嶺，南連天竺，土氣和暖，地方數千裏。民物殷阜，匹臨淄之神州，原田膴膴，等咸陽之上土。鞞羅施兒之所，薩埵投身之地，舊俗雖遠，土風猶存。國王精進，菜食長齋，晨夜禮佛，擊鼓吹貝，琵琶箜篌，笙簫備有。日中已後，始治國事。假有死罪，不立殺刑，唯徙空山，任其飲啄。事涉疑似，以藥服之，清濁則驗。隨事輕重，當時即決。土地肥美，人物豐饒。五穀盡登，百果繁熟，夜聞鍾聲，遍滿世界。土饒異花，冬夏相接，道俗採之，上佛供養。

國王見宋云云大魏使來，膜拜受詔書。聞太后崇奉佛法，即面東合掌，遙心頂禮。遣解魏語人問宋雲曰：「卿是日出人也？」宋雲答曰：「我國東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實如來旨。」王又問曰：「彼國出聖人否？」宋雲具說周、孔、莊、老之德；次序蓬萊山上銀闕金堂，神仙聖人並在其上；說管輅善卜，華陀治病，左慈方術；如此之事，分別說之。王曰：「若如卿言，即是佛國。我當命終，願生彼國。」

宋雲於是與惠生出城外，尋如來教跡。水東有佛曬衣處。初如來在烏場國行化，龍王瞋怒，興大風雨，佛僧迦梨表裏通溼。雨止，佛在石下東面而坐，曬袈裟。年歲雖久，彪炳若新，非直條縫明見，至於細縷亦彰。乍往觀之，如似未徹，假令刮削，其文轉明。佛坐處及曬衣所，並有塔記。

水西有池，龍王居之池邊有一寺，五十餘僧。龍王每作神變，國王祈請，以金玉珍寶投之池中，在後湧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龍而濟，世人名曰龍王寺。

王城北八十里，有如來履石之跡，起塔籠之。履石之處，若水踐泥，量之不定，或長或短。今立寺，可七十餘僧。塔南二十步，有泉石。佛本清淨，嚼楊枝，植地即生，今成大樹，胡名曰婆樓。

城北有陀羅寺，佛事最多。浮圖高大，僧房逼側，周匝金像六千軀。王年常大會，皆在此寺。國內沙門，鹹來雲集。宋雲惠生見彼比丘戒行精苦，觀其風範，特加恭敬。遂舍奴婢二人，以供灑掃。

去王城東南，山行八日，［至］如來苦行投身餓虎之處。高山巃嵸，危岫入雲。嘉木靈芝，叢生其上。林泉婉麗，花彩曜目。宋雲與惠生割捨行資，於山頂造浮圖一所，刻石隸書，銘魏功德。山有收骨寺，三百餘僧。王城南一百餘裏，有如來昔作摩休國剝皮爲紙，拆骨爲筆處，阿育王起塔籠之，舉高十丈。拆骨之處，髓流著石，觀其脂色，肥膩若新。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甘泉美果，見於經記。山谷和暖，草木冬青。當時太簇御辰，溫熾已扇，鳥鳴春樹，蝶舞花叢。宋雲遠在絕域，因矚此芳景，歸懷之思，獨軫中腸，遂動舊疹，纏綿經月，得婆羅門咒，然後平善。

山頂東南，有太子石室，一口兩房。太子室前十步，有大方石。雲太子常坐其上，阿育王起塔記之。塔南一里，［有］太子草菴處。去塔一里，東北下山五十步，有太子男女繞樹不去，婆羅門以杖鞭之流血灑地處，其樹猶存。灑血之地，今爲泉水。室西三里，天帝釋化爲師子，當路蹲坐，遮嫚<女氐>之處。石上毛尾爪跡，今悉炳然。阿周陀窟及閃子供養盲父母處，皆有塔記。

山中有昔五百羅漢牀，南北兩行相向坐處，其次第相對。有大寺，僧徒二百人。太子所食泉水北有寺，恆以驢數頭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然往還。寅發午至，每及中餐。此是護塔神溼婆仙使之然。

此寺昔日有沙彌，常除灰，因入神定。維那輓之，不覺皮連骨離，溼婆仙代沙彌除灰處。國王與溼婆仙立廟，圖其形像，以金傅之。

隔山嶺有婆奸寺，夜叉所造，僧徒八十人。雲羅漢夜叉常來供養，灑掃取薪，凡俗比丘，不得在寺。大魏沙門道榮至此禮拜而去，不敢留停。

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土地亦與烏場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爲<喝欠>噠所滅，遂立敕勤爲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立性兇暴，多行殺戮，不信佛法，好祀鬼神。國中人民，悉是婆羅門種，崇奉佛教，好讀經典，忽得此王，深非情願。自恃勇力，與罽賓爭境，連兵戰鬥，已歷三年。王有鬥象七百頭，一負十人，手持刀楂，象鼻縛刀，與敵相擊。王常停境上，終日不歸，師老民勞，百姓嗟怨。

宋雲詣軍，通詔書。王兇慢無禮，坐受詔書。宋雲見其遠夷不可制，任其倨傲，莫能責之。王遣傳事謂宋雲曰：「卿涉諸國，經過險路，得無勞苦也？」宋雲答曰：「我皇帝深味大乘，遠求經典，道路雖險，未敢言疲。大王親總三軍，遠臨邊境，寒暑驟移，不無頓弊？」王答曰：「不能降服小國，愧卿此問。」宋雲初謂王是夷人，不可以禮責，任其坐受詔書，及親往復，乃有人情。遂責之曰：「山有高下，水有大小，人處世間，亦有尊卑。<喝欠>噠、烏場王並拜受詔書，大王何獨不拜？」王答曰：「我見魏主則拜，得書坐讀，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書，猶自坐讀。大魏如我父母，我一坐讀書，於理無失。」雲無以屈之。遂將雲至一寺，供給甚薄。時跋提國送獅子兒兩頭與乾陀羅王，雲等見之，觀其意氣雄猛，中國所畫，莫參其儀。

於是西行五日，至如來舍頭施人處。亦有塔寺，二十餘僧。復西行三日，至辛頭大河。河西岸上，有如來作摩竭大魚，從河而出。十二年中以肉濟人處。起塔爲記，石上猶有魚鱗紋。

復西行十三日，至佛沙伏城。川原沃壤，城郭端直，民戶殷多，林泉茂盛。土饒珍寶，風俗淳善。其城內外，凡有古寺，名僧德衆，道行高奇。城北一里有白象宮。寺內佛事，皆是石像，裝嚴極麗，頭數甚多，通身金箔，眩耀人目。寺前［有］系白象樹，此寺之興，實由茲焉。花葉似棗，季冬始熟。父老傳雲，此樹滅，佛法亦滅。寺內圖太子夫妻以男女乞婆羅門像，胡人見之，莫不悲泣。

復西行一日，至如來挑眼施人處。亦有塔寺，寺石上有伽葉佛跡。

復西行一日，乘船渡一深水，三百餘步。復西南行六十里，至乾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道榮傳》雲：城東四里。

推其本緣，乃是如來在世之時，與弟子游化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二百年，有國王名迦尼色迦在此處起浮圖。」佛入涅槃後二百年，果有國王字迦尼色迦出遊城東，見四童子累牛糞爲塔，可高三尺，俄然即失。《道榮傳》雲：童子在虛空中向王說偈。

王怪此童子，即作塔籠之。糞塔漸高，挺出於外，去地四百尺然後止。王始更廣塔基三百餘步。《道榮傳》雲：「三百九十步。」

從此構木，始得齊等。《道榮傳》雲：其高三丈。悉用文石爲階砌櫨栱，上構衆木，凡十三級。

上有鐵柱，高三百尺，金槃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道榮傳》雲：鐵柱八十八尺，八十圍，金盤十五重，去地六十三丈二尺。

施功既訖，糞塔如初，在大塔南三步。時有婆羅門不信是糞，以手探看，遂作一孔。年歲雖久，糞猶不爛，以香泥填孔，不可充滿。今有天宮籠蓋之。

雀離浮圖自作以來，三經天火所燒，國王脩之，還復如故。父老雲：此浮圖天火七燒，佛法當滅。《道榮傳》雲：王修浮圖，木工既訖，猶有鐵柱，無有能上者。王於四角起大高樓，多置金銀及諸寶物，王與夫人及諸王子悉在上燒香散花，至心精神，然後轆轤絞索，一舉便到。故胡人皆雲四天王助之。若其不爾，實非人力所能舉。

塔內佛事，悉是金玉，千變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開，則金盤晃朗，微風漸發，則寶鐸和鳴，西域浮圖，最爲第一。此塔初成，用真珠爲羅網覆於其上。於後數年，王乃思量，此珠網價值萬金，我崩之後，恐人侵奪；復慮大塔破壞，無人修補，即解珠網，以銅鑊盛之，在塔西北一百步掘地埋之。上種樹，樹名菩提，枝條四布，密葉蔽天。樹下四面坐像，各高丈五，恆有四龍典掌此珠。若興心欲取，則有禍變。刻石爲銘，囑語將來，若此塔壞，勞煩後賢出珠修治。

雀離浮圖南五十步，有一石塔，其形正圓，高二丈，甚有神變，能與世人表吉凶。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兇者，假令人搖撼，亦不肯鳴。惠生既在遠國，恐不吉反，遂禮神塔，乞求一驗。於是以指觸之，鈴即鳴應。得此驗，用慰私心，後果得吉反。

惠生初發京師之日，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從於闐至乾陀羅，所有佛事處，悉皆流佈，至此頓盡。惟留太后百尺幡一口，擬奉屍毗王塔。宋雲以奴婢二人奉雀離浮圖，永充灑掃。惠生遂減割行資，妙簡良匠，以銅摹寫雀離浮圖儀一軀，及釋迦四塔變。

於是西北行七日，渡一大水，至如來爲屍毗王救鴿之處，亦起塔寺。昔屍毗王倉庫爲火所燒，其中粳米燋然，至今猶在。若服一粒，永無瘧患。彼國人民須禁日取之。《道榮傳》雲：至那迦羅阿國，有佛頂骨，方圓四寸，黃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門衆包圍結構>然似仰蜂窠。至耆賀濫寺，有佛袈裟十三條，以尺量之，或短或長。復有佛錫杖，長丈七，以水筩盛之，金箔其上。此杖輕重不定，值有重時，百人不舉，值有輕時，二人勝之。那竭城中有佛牙佛發，並作寶函盛之，朝夕供養。至瞿波羅窟，見佛影。入山窟，去十五步，四面向戶遙望，則衆相炳然；近看瞑然不見。以手摩之，唯有石壁。漸漸卻行，始見其相。容顏挺特，世所希有。窟前有方石，石上有佛跡。窟西南百步，有佛浣衣處。窟北一里，有目連窟。窟北有山，山下有六佛手作浮圖，高十丈。雲此浮圖陷入地，佛法當滅。併爲七塔，七塔南石銘，雲如來手書，胡字分明，於今可識焉。

惠生在烏場國二年，西胡風俗，大同小異，不能具錄。至正光三年二月始還天闕。衒之按惠生《行紀》事多不盡錄，今依《道榮傳》、《宋雲家紀》，故並載之，以備缺文。

## 京師建制及郭外諸寺

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戶十萬九千餘。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爲一里，裏開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元年遷都鄴城，洛陽餘寺四百二十一所。北芒山上有馮王寺、齊獻武王寺。京東石關有元領軍寺、劉長秋寺。嵩高中有閒居寺、棲禪寺、嵩陽寺、道場寺。上有中頂寺，東有升道寺。京南關口有石窟寺、靈巖寺。京西瀍澗有白馬寺、照樂寺。如此之寺，既郭外，不在數限，亦詳載之。